乙巳消長錄 二十八

3487
1736
v.28

槓錄 二

附 諸子傳

羅勳蹟

羅勳吉

福城事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

丁熉
鄭滋
李天啓
權勿
安景祐
宋希奎
李彥忱
宋傑壽
金振宗
李若冰
趙璞
閔起文
崔應挺
權應昌

黃博
白仁傑
林亨秀
安名世
安齡
柳貞
許忠吉
金禧年
林峻
愼居寬
李文楗
李湛
尹剛元

尹忠元
李洪男
鄭惟忱
朴成蕃
尹○義
金忠甲
韓灝
柳景深
鄭郁
金鐺
李中悅
成子澤
羅淑

李若海
具壽聃
成遇
沈苓
尹潔
許磁
李潤慶
成世昌
宋純
李浚慶
韓淑 孫弘績
李瀣
李致
李首慶

李爓
朴民獻
梁允溫
柳昌文
崔蓋國
柳堪
李元祿
朴承任
柳光績
林億齡
安瑞順
鄭礦
尹 正郎
李承豪

諸子
罷勳籍
罷勳 旨
福城事
殺李洪胤 傳旨
罷明胤 傳旨
元衡
南袞
沈銓
尹仁恕
李巙

丁熿傳

丁熿字季晦昌原人也号游軒登丙申科性至孝遭母喪與兄煐廬于墓側曲盡禮制煐過毁滅身独居終三年又為兄制麻服期 中廟聞其孝悌特命增秩褒奬 中廟新陟 明聖遘疾自内拘忌欲輟魂殿香火大臣迎合公独進言曰自上聖學高明豈不知謬戾之甚而且順 慈旨其於修齊何如 仁廟為之改容 仁廟執喪踰制日就難全群臣庭立泣請累日有訟特推入外舅反覆悲訴以冀動萬一者公独奮然曰所訟苟且無為問君父之候一二大臣

東333390

誰阻乎其入而必借乎彼哉 仁廟大漸時公請入藥房叅視劑藥有阻以不可者公曰許世子止不嘗藥聖人以弒書之君父之疾委醫官可乎 仁廟七月昇遐八月卜因山公抗疏以爲送終大事自天子至于士喪制一定何汲汲於犯禮之失乎繼有尹潔之疏疏中有曰殿下之臣唯丁熿一人而已公與圭庵宋公久同臺憲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爲重尹任除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公適在告不待完款而停啓圭庵仕罷即訪公今日停啓終未免爲上計公曰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何爲出此言也圭庵慙謝一

日李煇來見李中悅時明廟患疫甚苦中悅曰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懷抱甚惡煇答曰厥終之事何以知之而汝爲如此論也中悅謂公曰李煇誤入所論不正公曰兄亡弟及古今通誼且有嫡統一人更有何議中悅曰煇徃日言國事有騃此必與知内旨者相交也公立朝言論必據經義當初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袂終難悔見機之明論事之正皆此類也乙巳爲議政府舍人 明廟幼沖不親萬幾乘機俑袂以快其啣者攘臂而堵立雖公心迹昭然氷炭之勢不自相容丙午罷啟南原削奪丁熿

官爵籍沒家財丁未責以鼓煽浮薄與盧蘓齋相国
連名貶竄昆陽戊申移置巨濟尹元衡欲脫公於禍
令尹春年力勸公見已其人曰來反覆以禍福為言
公終不從元衡雖不營救猶未忘公其在謫所亦托
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覘公意有一人道其問訊請
捧一字故報相公〻牢拒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累
其終始不肯自玷如此在謫所十六年猶有愛君憂
国之誠嘗草疏極陳時弊將上曹南賓往見而止之
不果上遂終于謫所〻著壯行道考負暄録各十餘
篇皆切於人事關於世道子至承蔭為縣監及葬于

南原府先壠之下

鄭滋傳

鄭滋字敏古延日人登庚子科乙巳爲吏曹正郎其一妹 仁宗淑儀一妹爲瑠妻當捕瑠之時問瑠去處受累訊流光陽縣滋以瑠之一家瑠之所爲宜無不知其更詰以永守之招滋供曰臣瑠請曰兄弟當約議婚之時臣以年歲不相當止之瑠聞此言常懷不愜之心對我曰汝不以兄弟遇我凡事吾不論議臣爲兵曹佐郎時到瑠家瑠没酌曰欲陳懷抱汝适濶不知真不知時試乃止不語瑠語尹任曰頃見滋

迂闊不識時議任曰滋之迂闊不可用已上達臣聞此心甚畏之不揖敬見寧有書簡潛通乎丁未之秋自光陽移配慶源路徑東郭外母姚恭人注訣解親膚小衣以衣滋曰古者愛子征役若服母衣而往則速還矣因撫膺号慟行路聞之皆流涕云請黜淑仪于外處

李天啓傳

李天啓字亨伯星州人登丁酉科議政府舍人乙巳秋作李芑啓罷公掌令執不從得免翌年十月李芑陰嗾大司憲崔輔漢傳致李湛罪掌令李天啓執不

從
逭得免翌日邑啓曰李天啓李浞權勿丁熿李湛罪與金礎同乃削奪官爵丁未九月謫寧海府憂憤死

張彥良傳

庚午三公啓請學行高邁有才識還給官爵嘉靖乙巳歲崔知事輔漢再訪張同知彥良于其第欲與李芑等同事且曰若從吾計當得大勳張曰先人曾有靖国功番（亦已）足矣又得大勳非所願也固不從聞者賢之一時之人恠之

權勿傳

權勿字介之安東人也戊子司馬丁酉登科屢為臺侍乙巳秋作李芑啓請削奪官爵丁未九月价川郡

李天啓 權勿

安置七年癸丑母在長夏遞死庚午三公啓請勿安
置放逐賊帖還給公俾雪後文章節義之士特出才
藝之人蔚興也

安景祐傳

安景祐字廣洲人以蔭敢爲開慶縣監見忤抜金光
準謫三水郡按此伐国傳口今閒朝列皆爲好
議欲以寬仁大度輔導聖明蕩滌無辜爲太平
之治而極有數三負爲悖論立其說者乃此伐国居
崇品宰相也右公之欲害士類盖有也嘗聞右公以
父溺愛其妾及妾子等多給田民嫡子息則薄待之

給田民故蓄憤於庶母去壬寅年間厥父死右公爲
大司諫居父喪于沙伐国厥兄又病死乃誒兄妻呈
訴於官曰庶母孼弟等爲妖術以致厥夫之死請繫
治牧使宋希奎疑其無證據不受理左公乃折簡潛
通於牧使請逮囚禁報使刑推宋公不得已囚禁庶
母及孼弟數人報使刑推四次是時其以四寧受由
覲親往來宋公見其言其事具荅曰父之愛妾愛子
何忍以難明之事父喪內至於囚禁極爲未安君
何爲此乎宋披囊出其手簡以示曰如此故不得已報
使也其到咸昌寄書於右公極言刑庶母庶弟未安
安景祐

之意而止又且言吾愛公之深故如是言之其荅書略無自責之意多有憤恨之辭到聞慶縣監安景祐以推官深知其事備言其縱忍未便之意安公曰滑賊惡人也逢人即說厥後景遇見其亦言其縱忍未便之意右公喪畢後復職恐其事發於公論深懷疑畏及為大司諫辭免時乃舉刑庶母之事發明啓之近來棄除逆之勢致位崇品將与相位欲盡除知其傳行者以滅口使一世之人無復知之乃列錄本道居朝官宰相及沙伐隣境居人知其事者隱授權臣使盡除去伊人一從其言丁未之秋宋公亦預之安

景祐以南行外官無預於朝論而被祆逮窣其情狀
昭然甚可痛心舊名陰授權臣之事有權臣切親分
明言之者此事若朝廷知之豈不欲有補於景政乎
按沙伐尚州旧号而宰相金光準也景遇權祉昌字
也按此傳先生晚蒿扶置易傳中借斯文李元祿後
見李問曰冊中有軒事書無乃浪傳乎答曰只可愛
玩豈敢如是後元祿自謫所還將用之忽有飛語赴
謫明將此傳藏告欲免禍坐是蹭蹬僅爲階梯堂上
安公官至判官後孫子克孝文科堂上官傳內所謂
先生即梅齋先生也
安景祐

宋希奎傳

宋希奎字天章本陜川郡屬縣冶炉人也高麗諫議大夫中尹孟英其鼻祖也公自在齠齔穎秀不群兒時受業於都佐郎衛朝往夕返殆無虛日一日值昏暗欲投族人家望門未及忽於枳林中有一老嫗似曾相識者呼公幼名狀若戲謔迫而視之顏面之大傷於蘿眞鬼恠也奮身直前欲毆之其形漸消退而頃見堆面掛蘿上而已自少勇剛類此自力學問不煩劬提長游兵閑拜稱最著孝友之心根於天性追慕承祭盡其誠敬不間死生二兄三弟友愛彌

篤凡有家貨悉推與之不私毫髮敦睦鄉黨不分親疎群從者有窮乏者罄儲資給不異己出鄉人歎服事闈旋閨雅向儉素不喜華靡自卑至顯家無長物凡歷五邑囊橐蕭然吏民愛畏莫敢欺眩故俱以治辨聞燕處必儼然端坐語笑不苟平居雖似和易至於臨事果決不疑其寧玄風也有賊無慮百人嘯聚于琵琶山中刼略行路寇亂列邑人皆患之莫敢誰何公別設方略悉捕其黨一境晏然傍邑亦賴以安其牧商山時有一權臣金姓人任于其境羅織無辜枉及莫匽公明卞曲直惟義是從故忤逆其意

宋希奎

丁未辟書之秋竟中舍沙其梗槩在於晦齋先生文
集中及安景祐傳沙伐國傳祐 中仁兩廟有大小
尹之說盛行於朝野角立已久形迹未露歲乙巳
仁廟昇遐 明廟踐祚年尚幼冲政出東朝奸臣李
芑尹元衡等乘時扶憾誅除尹任之黨以洩私憤以
樹威權先以不利之言動搖 慈殿然後密奉 慈
旨誘脅臺諫為一網打盡之計公時為執義首知其
事機言於同僚曰大臣誠有罪當顯戮之可也今聞
內降密旨是豈盛世事乎猷納白仁傑曰密旨之非
吾當力言之是日兩司會議于中學大司憲閔公[illegible]

力勸行公曰我則雖寸唑吾骨而碎之有不從也曰
曰尹元衡以国元舅主張国論不能引君於義反以
陰嗾国母戕害忠良可乎今日必先去此人然後国
是可定矣座中如金磷朴先祐諸人同聲相應揚臂
大言意氣奮發凜凜不可犯大諫金公嘿嘿不能開一
言而一時憸小之輩奔走偵探或潛形匿壁以聽其
論議或變服登墉以覘其行迹仁傑即赴闕直斥各
仁之聞命奔走忤 慈旨下廷尉公自公退舍與家
累永訣而待罪會時宰難於罪言官執義以下只補
本職於是滿朝風靡逢迎內旨冀事之必諧金光準
宋希奎

啗之以利曰唯我是從共保富貴無疑也閔齊仁林之以威曰爾何不識時詘而惡身觸忌如此耶許磁則曰內旨如此爾可勉從略行黜罰之典可也公終始一心柔肯綯人雖斧鉞直前諸賢駢首就辟曰不少沮撓以全其節古之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其公之謂矣厥後眉岩柳先生之南下也公佩酒餞于路左金光準踵至而言曰爾等若早從吾言今日之事必不至若此之甚也其無恥如此丁未追論執義時事竄于高山縣居五載蒙恩放送安居田里優游六七年自号鄉溪散翁以詩酒自娛戊午卒

歲乙丑朝廷昭雪旧寃還給告身其時首相啓辭有
温恭正直忠義大節等語公之固有之志於斯八字
盡之矣今 上卽位公道益明當時同事之賢拔茅
彙征至於丁丑命削衛社之偽勳暴揚鬼蜮之情狀
而公之嘉言善行赤〻照人耳目聞風者起慕過閭
者必式忠孝氣節可謂至百世而不磨矣其子鉉登
文科早死孫光庭光啓文科

李彦忱傳

李彦忱字仲孚延安人也丁酉科乙巳秋初爲學令
中學一會與白仁傑等堅執不從語具金鸞祥傳及

李彦忱

秋作公遆授外任丁未謫尉川郡憂憤而死庚午三
公啓請公學行純正有忠義大節職牒還給子至男
叅奉孫基禹有學行知名當世以掌令陞頂玉

宋獜壽傳

宋獜壽字眉叟年己未生号圭庵恩津人辛巳科官
至叅判乐善好學爲士林所推仰性又不喜女色人
服其剛乙巳秋作臺諫指爲浮薄徒領袖削奪官職
退屈清州本家丁未九月因承旨彦慤所啓匿名書
中事二十日賜死使者到門適其日親族門生多聚
其家對使者言其非辜獲紙筆大書與權德輿書曰

皇天后土寔表此心從容就死尹元衡謂宋祺壽曰
圭庵獲罪而死心寔未安祺壽答曰特地梅花豈能
久存人之生死莫不有數何恨之有一世之人非咲
之出裨官雜記公諱麟壽字眉叟恩津人生於弘治
己未日南至壬申公生而粹美長益端重擢辛巳科
修撰時丁內艱有白燕巢廬之異人以為孝感喪畢
入徵垣霜臺夏官春坊中書皆其歷踐也金安老將
復顯用輒力劾由是見擠出牧濟州病痹輿還當安
老搆成流泗川安老伏辜徵拜禮曹參議迁承旨己
亥特陞嘉善歷禮刑曹丁外艱服闋拜大司成倡以

宋麟壽

性理之學盡其誘掖之方士皆悅服移大司憲旋出
爲全羅道觀察使是時東宮無嗣大君在邸人心危
疑李芑與尹元衡陰相結爲後日地惡公持正故有
是行　中廟賓天公設倚公爲重拜憲府長公亦奮
〻自任不避貴戚時元衡濫授恩爵尹任長秋官并
彈不饒有以他事欲治元衡兄弟者則曰在先朝則
可今不可假以爲罪其秉心公平於此可見　仁廟
繼陟時事大變群兇熾搢紳時側目者欲害公患無
辭指爲浮薄領袖斥歸田里未數年後命至是九月
戊辰也公沐浴具冠帶貽書親舊曰皇天后土可表

此心顧其子曰勿以我戚息於爲善顏色不亂從容
就命是日白氣貫屋亘天彌日不散豈無致之歟天
資近道出言制行稽合古訓當己卯被敗之餘士氣
擁沮斯文將晦而公独慨然有朝聞夕死之志聖賢
之書未嘗釋手沉潛義理篤信力行事必師告動適
師告平居端歛容顏和睟其待人接物溫〻如春陽
和煦而各得其歡心望之其爲有道君子也孝友出
於天性事親事兄各盡其道人無間言居喪致哀祭
必誠敬至於立朝事君罄竭心力終始不變是雖生
質之美而學力所至夫豈小哉同時名賢有若金慕
宋獜壽

齋安国易簀之際託以国事李晦齋彥迪亦以衿服陳戒之辞就正焉其見重於二公如此元衡李芑之讐惡而猶有公正之歎蘭竹之比則公之盛德有不可掩也庚午三公啓請獜壽學術俱備德誠純篤甚為忠義之氣衿付處清州村舍賜死殁於家遠近村氓莫不駭哭出安鴻乙巳録 宣宗朝宋祺壽以特進官入侍極陳乙巳忠順堂姦兇誣陷善類事朝講有言及自上覌宋祺壽書啓之事則益可見矣上曰祺壽既知姦人之情狀如此何不直言於其時乎入侍臣對其時畏死未敢上曰然則何不呈病而引退

尚保勳爵耶上之所教甚明圭庵從弟也出稗官雜記圭庵嘗學於吅上舍用恭又質於慕齋金公平生好學不倦慈祥愷悌嗜善如飢渴少年登第揚歷清華名望甚重然正直忤於小人丁未秋賜死臨死手書付兒曰勤勤讀書以慰九泉之魂圭庵遭祆人謂之愚君子嗚呼安有君子而愚者哉戊辰二月十五日夕講李後慶曰宋獜壽乃力學之人也李芑嘗自以為能道庸學以此獜壽常常往見金安国曰李芑乃陰險之人也何以相從乎獜壽曰此絕不往芑以此懷憤終以叛逆為名致之死地云云朝講朴淳曰

宋獜壽

仁廟在位尹任為兵曹判書宋獜壽以為任無識武夫累日力爭　仁廟傳敎曰雖在武夫若可為者則何必論乎獜壽堅執不已不附尹任其可知矣

金振宗傳

金振宗字孝善慶州人也己卯名士薦目振宗所向堅確學行高明有忠義大節登戊子科為獻納嘗論李芑麁險不正甲辰延过嶺南引為從事公禮揖之外不交一言芑嗛之乙巳秋作果為所陷以司成杓謫泰仁再謫嶺北以卒公學問純正有忠孝大節庚午还受職牒追贈判書

李若氷傳

李若氷字喜初庆州人癸酉生負壯元登甲戌科吏
曹佐郎罷丁酉復叙撫言曰世宗十九年教曰恭順
公芳番昭悼公芳碩俱以懿戚不幸無嗣以廣平大
君與爲恭順公後以錦城大君瑜爲昭悼公後立廟
奉祀當時別無異議而丙子今上欲立魯主後奉祀
延訪群臣衆議紛然竟未擧行巳亥年韓山郡守李
若氷上疏請立燕山魯山後以奉其祀臺諫請罪拿
推于獄竟罷職亦可以観世変矣十二月削奪官職
寓居忠州壯村自号樽岩常憤魯山燕山以至親而

金振宗　李若氷

闕其祀典福城君以愛子而抱怨九泉及叙為韓山郡守上疏言繼絕世伸幽枉聖人之政若欲扶三綱正倫理則當先立二主之祀雪福城之冤臺諫請拿推免官尋復叙乙巳拜左通禮司卜正丁未被斥鄭彥慤良才驛壁書之獄賜死本家而籍沒公長子洪男竄寧越後誣告其弟洪胤謀逆公之諸子及鄉居受業之士皆陷大罪忠州無辜橫遭其獄者四十餘人名士多有辭連就戮者降州為縣洪男獨以告變得免蓋洪胤娶尹任女故李芑等亦搆鍛鍊凡在辭連不下辭訂並付斧鑕一邑蘯粉獄至慘也上之初

年特命伸冤復州号庚午三公啓曰李若氷以乙巳餘賢落職村居鄭彥懲誣造驛壁之書李芑曰成絅打之計以若氷連婚尹任至於賜死籍沒寃痛極矣請復官爵还給其籍沒命贈賛成

趙璞傳

趙璞字君售漢陽人甲辰科乙巳秋初以翰林錄功籍未久削勲丁未謫泰仁後以爲史官褒賛白仁傑減死遠竄北道竟以憂死庚午三公啓請璞性行端正有才識還其職牒後贈参賛

閔起文傳

閔起文字叔道呂州人登庚子科乙巳以司憲府持
平不從中學一會之邪議遞罷丁未九月以鄭彥慤
良才壁書之獄竄于林川後放歸田里後年伸雪復
職仕至黃海道觀察使李爲人慈祥愷悌論議峻整
有孫有孚有慶皆登文科戊辰五月二十五日相盧守
愼爲副提學金鸞祥爲直提學閔起文爲典翰柳希
春爲應教李湛爲副應教東壁皆以乙巳士林流落
生還之人也

權應挺傳

權應挺字士遇安東人登戊子別科官至右尹丁未

壁書之袱臺諫啓以指元勳李芑爲不久以加罪逆
類爲未安削奪官爵謫唐津旋移端川放还賊牒還
給

權應昌傳

權應昌字景遇安東人應挺之弟也登戊子科官至
吏曹參判丁未彥慈所告臺諫啓以用心陰険持論
不正請罷尋謫順天旋移孟山後放送放歸田里後
得拜參判栒沙伐国得罪

黃傅傳

黃傅字仲約長水人戊子司馬壬辰庭試乙科第二

權應挺 權應昌 黃傅

人當為庭試公居上第考官李芑素憚公抑封愕然曰此文不合壯元遂擢以第二人鄭大年為首既放榜大年以新恩拜正言即刻芑奸邪芑歎曰吾不知人至此哉寧以黃㟡為壯元也公氣度剛方才器過人不喜交遊恬於進取嫉惡之心出於天性乙巳丙午年間嘗言李芑事芑深啣之又崔輔漢嚴憚守陵官曰曾於親表亦不能居憂云公言於稠中然則是不忠不孝也輔漢深啣之丁未秋羅壁之袂謫于黃海道遂安郡辛亥夏順勝世子誕生蒙恩放還閑居二十年日以教海士子為業成就甚多登科第躋顯仕

者非一而至今名公巨卿多出門下

白仁傑傳

白仁傑字士偉水原人丁酉登科 仁廟朝自南平縣監入為持平嘗尹柳之竄以献納抗章論啓旨不正辭甚切直尹大妃大怒命下獄將加重罪侍從臺諫皆以罪言官為非爭之不已只命罷職乙巳為献納于時大司諫金光準大司憲閔齊仁受尹元衡李芑陰嗾而托以懿旨搆陷柳權等於無形之罪臺议不同翌日兩司詣闕辭以不得相容及退公仍留独啓曰夫大諫者博採众议處之以光明正大故謂之

白仁傑

公論有或不可云云則非公論也光準斉仁聞有臺
旨奔走於諸宰家有同傳令庫卒請罷之李尹大怒
下公詔獄鞫問賴鄭順朋記公遷已之恩只寧安过
他臺諫亦皆貶謫或有杖而殞命者未已被放田里
乙丑復敘　宣宗朝參贊清白吏贈贊成審封事請
配享趙光祖于夫子廟庭以勵士氣於是適有大學
生等上書言一齋寒暄靜庵晦齋退溪皆有立言垂
訓而靜庵則未也若靜庵之春賦一篇足以覌一元
之理氣達萬化於無窮矣非窮理格致之學則能若
是乎其立言垂訓云者皆收拾前言粗行之糟粕非

践宗独得之妙者也論三子修齋之方則晦齋之昵
狎娼妓與静庵之若浼已而不近女色孰優孰劣退
溪之独善其身與静庵之倡道而人皆感化孰得孰
失至於一蠹有性理之學寒暄有啓迪之功若比於
静庵之為政一年市井小民事其父母生養以誠死
葬以哀縗麻三年軍卒賤隷亦為居廬奈用木主墓
必立石今北印所隴標石羅列者皆非設教而督責
遐邇感化人人知為善俗尚孝悌乃自然而為若使行
政數年則習與性成移風易俗彝倫之至変亦可想
已古之人有行治化者有空言治道者行治化與言
白仁傑

治道雖其功夫有難易致宗有遲速其爲化行則一
也然以身教人覺動感發無速化如靜庵者三代以
下有幾人哉乃上疏言先祖之賢人無間然而群凶
指爲曲學詭行其嘉言善行與與教化之迹將泯滅
而無傳焉此臣之所以不敢以嘗祀冒瀆而只陳事
功而已云云許在仲究疏章子惟恒顯今惟咸擢文
科今爲吏部官至臺上、戊辰朝講而仁傑啓曰乙巳
搆禍之初許磁招臣林百齡招柳希春閔齊仁招金
鷹科貴臣三人皆拒不往矣
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等啓子

觀弘文館劉白仁傑啓以前一日未啓仁傑獻納密旨之非皆以密旨
為非豈自上必欲為主少國疑之時任謀危宗社勢
甚急〻而臺諫侍從無一人抗言救難故予同玄所
措做古例為密旨出於不得已也今以此為非反劾
同僚以為有同傳令軍卒仁傑啓閔齊仁以憲府長
官聞密旨之下奔走宰相之前有同傳令軍卒此必
挾賊而護賊使深憂國事者不得自安也下既不直
言而上又無密旨則予母子孤立無助坐而待亡乎
今此所論至為駭愕不勝痛心此人等必听奸賊之
言而然也下仁傑禁府並罷執義以下且罷任等甚
白仁傑

輕故邪論如此其設依律定罪于時執義宋希圭司諫朴光祐掌令鄭希登李彥忱持平金鎭閔起文正言金鸞祥柳希春大憲卽閔齊仁大諫卽金光準也

林亨秀傳

林亨秀字士遂號錦湖平澤人也學問高明才兼文武登乙未科累爲臺諫侍從乙巳出爲濟州牧使後臺諫所啓以任比隣長在言論之地聲勢相倚請並削奪官爵丁未驛壁之書至爲尹任爪牙鷹犬尹元衡當殺之言大倡於朝中未至配所賜死于羅州鄉家公有無限酒量方賜死飲鴆酒至十六椀不亂更進毒酒二椀猶不死乃投經而絕鄉人泣謂曰公之

寃枉天地神祇亦能鑒照使公須史任世耳
退溪先生答錦湖先生書曰昨出外夕還留刺始知
靈枉騶騎垂逢之巧昔人所歎悵々然自失也惠来
行録後題詩滿之自以為雙金之贈百朋之錫無以
過如此也及披而讀之茫然增愧赧與僕之所望於
左右者異矣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何足
下之欺我而翫我耶何足下之不自惜而輕出語耶
洪鍾不為寸筳而發音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
足下真以病夫為何如人拙詩為何等語而稱道之
盛至此極耶是不過足下才豪筆快滿紙韻逞其氣
林亨秀

因以見巧汪津横鶩如風檣陣馬一放手而不知止於心自許曰某也固不足語此我但攄悵以自遣出奇以為戲云則足下之所以待我者不亦遠乎非唯所以待我者為然足下之自處亦甚踈矣古之君子其自處與待人恐不如是也且鷦螟而擬大鵬祇見鷦螟之微餙嫫母而就西施益彰嫫母之陋濮所以忸怩怔營如醉如醒三日不瘳也第君子於其所不敢當亦不敢須臾處即當持而納之傾其卓卓之辭燁燁之華諷誦之不足咀嚼之不厭乃敢冒昧而留之噫亦癡之過也抑又有說焉詩人之辭固有曰彼

而著此為人之作適足以自見者亢足下之引物連類極襃揚之美者以吾觀之可擬於僕者十無一二而可擬於足下者十居八九如春苑之紅緑昆陽之貔虎五陵之繡縟九折之駿馬駕海之帆沖漢之鵠鼷也蘭也鶻也自足下之能事雖謂之足下自述而陳之可也至於崑玉之璀璨僕無其色而况其德乎安期之驗世僕有其顏而迷其方也鈞裳豐城古則古矣光焰則吾未也冰出萬壑寒則寒矣清澈則吾未也瘦女絶粒衰女鵠哭淨女鴇氾僕固嘗辛苦而皆莫之近者孰此而推之餘可知矣足下乃欲引而

林亨秀

路之推而與之不自有其義不恤人之不及徒信筆
而混施之不亦異乎況擧歷代風騷諸老而欲吏属
之臣僕之蚍蜉撼大樹不惟不勝而反以自困足下
與我俱當得罪於治世之君子矣斯非可懼之甚耶
雖然足下年富而力強或者因吾之言圖所以發憤
自致則其所至必過於古人吾將刮目而待之矣如
僕衰朽之質加之以疾病無望於日進則亦日退而
已爲之撫躬而浩歎也

安名世傳

安名世字景應順興人登甲辰科爲弘文著作戊申

二月李芑等啓以曾爲史官褒揚柳灌柳仁叔尹任等爲非其罪論以逆黨凌遲處斬妻子爲奴公書史草曰中宗大王小祥未過　仁宗大王時未殺引而上於殯側殺三大臣又撰武定宝鑑李芑等請看史記公書芑惡頗極其宗芑大怒托称逆黨置之極刑名世爲史官時尹任等反状昭著無疑而名世以其時史官陰護逆黨多書褒美之辭寃逆之招亦多漏落不書反以朝廷爲非逆賊爲是使萬世傳信之史終故不寀極爲寃悚宜置重典右罪辭庚午三公啓伸寃自古史官未有被罪之時物論至今痛寃宜蒙安名世

覔肴敗牒逐給還其籍沒子千之百選皆以蔭補官聞昔年李元祐與其滄婚姻也有人緘人頭送于元祐書曰李芑見肴奪倒失心公曰安世遇吉叟守枝叩天門必以汝爲善言曾是之告也

安鎰傳

安鎰字君晦順興人登甲辰科乙巳袄祠以注書錄功籍以尹興仁妻兄削功罷職丁未謫信川其父世亨亦謫高原

柳貞傳

柳貞字復元辛亥生晉州人登己卯薦科削科後爲

爲江陵縣監丙午臺諫啓以陰結羅湜共爲悖論請
罷後爲辭連李洪胤獄殞于杖下其子承善登文科

許忠吉傳

許忠吉字國善金海人也号南谿己卯名善叅判許
伯琦之子也中庚子司馬篤志學問以小學律身講
論心經於金慕齋門下名重館中士林推爲伺乙巳
年間與二三友生逍遙於館津邊有杜鵑聲聞南方
公悄然曰昔天津橋有杜鵑聲邵子聞有人用事之
言今亦南人用事而然耶有一奸人即傳于尹元衡
尹公之先出於南方尹之怨公始原於此丁未年臺
安齡　柳貞　許忠吉

諫啓以在乙巳年間與盧守慎丁熿金禧年輩枉虚譽鼓煽浮薄乃後倡言於館中曰李德應不忍杖誣服請治拿鞫拿問之時辭不撓以毋隨朋友回字書示於同囚之友一時聞者莫不歎服其時陳復昌言於叅判公曰令公若往見尹相会之則可以得生叅判公曰吾男死矣寧死何言一世之人皆服其父子之剛直重受刑訊遠竄義州辛亥以誕生世子蒙恩放还官至榮川郡守乙亥年啓請贈爵子孫祿用

金禧年傳

金禧年字景老清風人也中甲午司馬丁未臺諫啓

以在乙巳年間喜造異語以乱儒生乃復倡言曰今之士袄有同戊午甲子之袄鼓動邪說以惑人听請拿鞫杓王字林復造亂語以嘱大司諫尹仁恕既啓之後方知其誣請停刑訊自上特命流于定平林復陰慝亦為猜険附托姦宦構陷士林遠竄昌城後放还鄉曲老死

林峻傳

林峻字周卿平澤人亨秀之父武人官至従二品丁未臺諫啓奴事尹任自失勢之後憂慮生疾削奪官爵

金禧年 林峻

愼居寛傳

愼居寛字栗而居昌人也乙酉科官至判書丙午臺諫啓以頃與柳仁淑同入銓曹不無諂附削奪官爵

李文楗傳

李文楗字子發星州人也登戊子科乙巳社作之初以承旨録切籍後以猶子煇連坐削奪官爵星州付處公善書工於屏簇

李湛傳

嗚呼靜存先生我師友也吾忍銘其墓諸先生龍駒李氏遠祖諱吉券佐高麗太祖勲壁上位太師曰請

懐連世簪纓九世有曰先時剛忤權倖被斥厥後俱
以伎雅知名曾祖諱行俭折衝兵使祖諱續太卜正
考諱璡朝散引仪贈嘉善参判妣吅夫人成均典籍
孝良之女也以正德庚午生先生〻〻生有美質舉
止不凡未十歲通大義屬對驚人辛巳丁外艱執喪
如成人稍長刻意誦讀以夜繼晝詞章精緻辛卯中
司馬試戊戌別試及第由槐院入翰苑癸卯入玉堂
爲修撰移正言凡進言必以學校士習爲先正朝廷
格君心爲本　中廟謂左右曰是言當矣予當省念
朝廷亦体此意痛革旧習左右殆有不悅者甲辰秋
慎居寛　李文楗　李湛

賜暇讀書冬擢持平與同僚論遆李芑相乙巳從遠
接使迎詔義州以書狀官赴京九月李芑鄭順明林
百齡等告尹任罪士類多被構陷十月陰嗾大司憲
崔輔漢傳致先生罪賴掌令李天啓執不從得免翌
日天啓李混權勿丁熿李湛罪與金磻同乃削奪官
丁未秋鄭彥慤進良才驛壁無名狀曰以大加罪乙巳
諸人先生亦謫梁山命下擧家蒼黃先生恬然請大
夫人廁臨以行在道無幾微具於言色押去金吾卒
爲之歎服至貶所構第舍處其中以探討經史爲事
學者來問講論悉至成就者多辛亥順懷世子誕生

蒙赦放還杜門屏居訓誨不怠甲寅丁內艱一以朱
文公家禮行事 明廟末年權奸既黜寃枉將雪命
給先生戰帖有客來賀且曰先生何無喜色先生曰
何不喜脫罪籍而復官爵何不喜丁卯秋復入玉堂
為應教今 上嗣服之初入對首陳堯舜禹相傳心
法孔顏受授克己復禮之目未幾改司諫懇〻以擇
士首善之地為言繼之以己卯士林之禍趙光祖冤
死之痛請依宋朝故事贈官雪冤因極陳我朝士氣
始摧於成三問之獄中斃於燕山朝華而己卯諸賢
稍〻振起終未免讒邪之斬伐有後人皆以小學為大
李湛

戒猖狡相尚無復伎道此習不改危亡迫至今日之
務莫急於振士氣〻〻一振人心自正而祖宗基業
可以光大矣又入對丕顯閣備陳李退溪賢德願終
始信任蓋以退溪趍朝既久眷顧稍弛識者憂之故
也己巳春陞為代言庚午冬為大司諫有欲論啓人
吳健乘馹越境之罪先生以為善人小過不必彈擊
竟不從壬申四月出為忠清監司不久病免癸酉為
副提學數月病遞甲戌為兵曹參知十二月癘疾病
篤斂容整衣如平時二十五日乙卯早起呼子弟問
仁順王后違豫聖候方欲答而先生逝矣訃聞命致

別賻知與不知皆痛惜之曰善人亡矣嗚呼先生諱
湛字仲久号靜存享年六十有五明年二月十五日
葬于坡州治化向楊里白雲山南支基洞之原先生
少孤以夫人性以教誨有法初從處士寒暄堂高弟
其淵源遠矣其志之立素矣及授室敬齋慶公之門
慶公則高麗慶復興之後也諱世仁有學行中己卯
薦科累至弘文館著作先生師事之蓋聞己卯諸賢
之緒論受小學於敬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
為友乃發憤期於有成嘗曰大丈夫生時何物非分
內事學問之外醫藥書畫天文籌數射御無不致意
李湛

平居未明而起焚香端坐終日搜書考披輯日有程
課鉛黃朱墨未嘗虛手晚好讀易沉潛玩律得之輒
書之於冊不得則忘寢與食如此者二十年又得余
守愚所注經世書外篇潛究有得抄而成書間附己
意後徐花潭箕法與之招合彙為一帙名曰靜存堂
讀書弦朱文注雙湖啓蒙翼傳外篇輯成一書名曰
靜存隨筆爲文章刊去華靡一歸平宗自一成家尤
長於詩集藏于家徐花潭來遊太學頗甚若一野夫
先生獨加欽敬記花潭言行數條遺余使編於花潭
集中退溪先生與之論疑往復簡札相屬學者從謝

中来玄问曰甬見靜存而来手嘉靖辛丑先生為館員余為諸生每致意於余〻感而來接讀討玆言論公吉得之朋友之間者無異於耳提面命矣厥後先生官于朝謫于南余卧病于家每想其精明誠慤一連床同榻而不可得辛酉余以進士為胜傳為女婿胜傳學於先生而胜傳之父判官彥謙與先生隣居而心交邀先生於其家使余得見焉蓋二十年矣自是以来世路稍寬時趨小齋不覺日之夕也先生天分豈矜濟以明快内外單盡不為表襮口絶虛誇之言身無矯飾之行順境逆境處之無異人言人毀不

李湛

入於耳俸祿周及於族人私財與弟妹共之其立朝也臺諫侍從為不可謂不盡於言而已卯之後人心沮喪怠緩自私不以国事為意者久矣雖有至誠陳說不得發之於啟膏澤之所以不下於民者也年未老耄遽以告於豈天未欲平治斯世也歟一男哲容縣監其孫五男女金韞文科崔耕玲 殿提學朴大立直提學盧守愼等上疏伏以崇儒重道聖王有先之有真儒而莫之追崇則聖人之不明是非終不得師友淵源之傳闡明道學為世大儒遭遇聖明聲竭忠悃與學校明教化扶植斯文為己任中亩亦

知其奸言聽計用倚爲良弼隆古之治庶幾可致奸
臣南袞沈貞李沆忍很忌克巧生玄謀因緣洪景舟
搆成不測之說恐動天聽竟致竄死非但非辜抱冤
忠憤鬱結於地下數百年國家元氣斲喪無餘士
林之憤慨愈久愈甚其後五十年間於小權奸連執
国柄箝制一時士氣摧折公論鬱塞以光祖忠義
道德而不見褒奬異數之典豈不諒可痛惜哉惟幸
殿下聰明睿智洞知邪正已知光祖之冤而尚諉諸
先王所爲公論所激猶且留難臣等恐殿下宗未知
先王之心也中廟當初罷光祖之時下教曰汝等
李湛

俱以侍從之臣幸欲群臣同心行見至治安等人物
亦不爲不良皆是可取之人示眷愛惜之意以此觀
之先祖被罪非中宮本意寔出於權奸掣肘也及
至末年頗有悔恨之意盡復先祖同時被斥之人置
諸宰輔之列仁廟亦知先王之意命復官爵先王聖
意據此無疑殿下有何未安而不即俯從公論乎今
若贈以大臣美謚明示好惡則繼志述事之大孝也
況今嗣服之初崇儒重道轉移世道此其一大機會
也伏願殿下留神焉右李湛製文教曰廷議如是追
崇可也是時大司諫仁傑司諫柳希春等會啓亨夫

子畜而玉堂疏若此故有是命
丁未九月十八日副提學與宣傳官李檣同啓良才驛璧書其書朱書曰女主執政於上而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而國之將亡可指日而待豈不寒心哉李芑鄭順朋尹元衡林百齡等遂封書以進阮
宋麟壽林亨李若氷賜死李彥迪鄭滋極过安置盧守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絶島安置權應挺應昌鄭惟沈李天啓權勿李湛林亨秀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李彥沈閔起文黃博李震李洪男金振宗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尹忠元李湛

安詒付處（名臣竄謫者三十三人其一鳳城）噫小人之秋何代無之漢之黨錮唐之白馬宋之洛蜀皆足巳人之国而有餘然未有彥慤之自為自告使清流之輩一網打盡至巧至憯者也彥慤兇謀詭計嘗與李芑鄭順朋尹元衡輩表裡如一不必誅責而昔石工以一介無知之人尚不忍刻其元祐之碑則吾於李櫓者亦有憾焉所賴皇天有悔限之端人心無終誣之理故以至于今伸其枉雪其冤使是非善惡可待表白於天下則偖兵之目可瞑而群小之泥夜號矣其亦不幸之大幸也

尹剛元傳

尹剛元字景仁南原人為正郎丁未為所告謫配楊口付處其後出入官門刑訊移配康津戊午移配淮陽放還職牒還給官至承文判校其子行登文科

尹忠元傳

尹忠元字　南原人門蔭官至直長丁未為鄭彥慤所告臺諫啓三登縣付處後放送

李洪男

李洪男字士重廣陵人也　江原道寧越郡付處忠州之亂告變之人放還仕至參議後因士論削其官職

尹剛元
尹忠元　李洪男

鄭惟沈傳

鄭惟沈字巨源延日縣人也有諱均之後仕麗朝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其後也兵部尚書貞肅公諱澍之曾孫也弘治癸丑十月十一日壬申生公京城幼不好戲狎父母有所與必讓于兄郡守公夔已以類已孺人常稱令子弘治甲子公年十二丁外艱既長大諫安公彭壽見而悅之後壬辰還朝歷司贍監察司圃等職中仁留聖相繼陟遐公悲慟過人孔臨之外號哭無時乙巳仲秋朝政大變秋魏悖將羨柳公仁淑判銓曹憐公將敗陞秩司醞署

令以優之盖公婿桂林瑠爲群小構造名將陷不測
故也及金明瀜告變文定王后遣中使發卒圍公家
捜瑠訖在瑠知義先遁不能得公以此被繫隨迷子
滋日竊于慶會南門外于時大獄興方桁楊滿庭虵
恪慘月而公不失舉措及滋杖訊公以頭觸柱仰天
而呼曰吾兒無罪天宗鑑臨視者皆酸鼻獄成徒從
于定平府未幾蒙宥任便徃來丁未曰上鄭彦慤匿
名書獄事後蒙付處迎日以毋孺人年八十晝夜涕
泣祈天願於生前相見也公兄惟深倅南原奉毋之
官孺人遙送饍具公闕封必痛哭乃哥与坐者莫不
鄭惟沇

揮淚辛亥夏以誕生元子加恩通內明命放還田里啟侍講入于南京閱數月丁內憂制終尚在南中數年後朝議始許寓都城外丙寅伸雪罷籍隆慶丁卯冬還僉職除以戊辰春拜軍資判官徵授敦寧府己巳患風疾翌年春病益甚夏四月二十一日終于藏義洞第享年七十八公性溫潔與物無忤恬靜不趨勢利尚廉恥賤貪污不營家業施與無靳常夙興夜寐非疾病未嘗偃臥俟約自收不喜侈靡備經患難屢遭謫中平日相知者雖宰隣邑一不求惠故舊自京來則叙寒暄外不問近事如何事兄如父同居二

十餘年友愛無間教育諸子早令伯仲二子受業於
金慕齋思齋之門滋以才行為名師友間得款甚酷
拜經流寧終於慶源配昉年至老未嘗一日忘于懷
言及輒下泪於人有誠悉去毛皮周急第死咸盡其
情若意合易雖少且賤者相歡如敵亡親朋至必設
酒食子弟供具若品味稍勝於官第易輒不自安止
之接人之忠病中亦不衷間人有善歎賞讚揚見人
為惡容恕掩蔵門有孽属曰出入親密屢窮親身之
物子弟欲究切之則輒曰豈與諸而忘之耶待其人
如初追遠之誠老而不弛先忌將近絕不出入祭期
節惟沈

三日行素末年諸子請止不從病甚乃不克如志終夕銜恤若遇中宙仁宙忌辰亦前一日食菜悲感盡懇焉

朴成蕃傳

朴成蕃字茂叔掌苑署奴也天性淳愿且善養花木一時士大夫無不愛重而尹任尤愛之乙巳之秋林百齡教誘玉梅香等誣告尹任等不軌之狀尹緖李德應以成蕃爲證成蕃迫楚不服至於親問之際德應啓曰何敢飾辭以欺殿下哉成蕃曰汝出入侍臣吾儕以爲可用之人今所行如此可惡之甚也且何

以見尹任於地下手刑訊叱酷至於烙刑竟不屈而死推鞫後退於外庭與鄭崇令希登數人及李德應同坐其家人饋以生梨德應曰欲食一箇成蕃曰何以絵數天人子手顧鄭崇令曰尊乃喫之當時士大夫不忍酷刑誣服者多而成蕃以一賤隷至死無異辞至今皆稱其義且爲其身雖被不測之禍而子孫二十餘人皆爲良役或爲衣冠天之報善於冥冥中者豈可誣哉

尹與義傳

尹與義字剛仲坡平人尹任仲子也登癸卯司馬性

朴成蕃　尹與義

醇謹剛直遂黜而死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宗迹
辭證斂一然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王梅香供
則曰猫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猫曰汝當立矣洗伊供
則曰七月初三日任謂與義曰欲立鳳城君尹與義
供則曰仁宗大漸之時又任言鳳城君若以問安入
內即使傳位孰能禦之猫之供則曰任欲以諸胡廷
封主上爲上王將立臣或鳳城君矣前後各人之招
大相逕庭一至於此可謂之辭行斂一乎此其虛僞
之端前後招辭各異不服爲公禍作酷度枝訊不亂
辭色竟殞杖下

金忠甲傳

金忠甲字恕初安東人登丙午科權知承文院正字丁未爲彥慈所告臺諫啓以李煒妻兄与任常日同里閈時時議論多有附會前官出門外後論放歸得拜正言公啓曰丁未秋被論罷黜又同生妹夫被罪於乙巳今同參諫官其時之事不無人言未安啓曰勿辭

韓灝傳

韓灝字源之西原人淑之弟澍之兄登丙午科承文院權知正字丁未臺諫啓以在尹任里閈與其家相

金忠甲 韓灝

為交通削奪官爵黜門外今同參掌令其時之事不
無人言答曰勿辭官至判校

柳景涼傳

柳景涼字太浩文化人登甲辰科爲承政院注書
又登丙午重試壯元爲弘文館修撰丁未爲彥懿
所告臺諫請罷其職後復敘得拜淸顯取官至几
曹叅判戊辰之春 傳旨古云獄多冤枉白虹貫
日近日雖無獄事在前冤枉尙未昭雪則回天心
慰物情是宜其時罪人三十三人籍沒還給籍沒
之人其罪名觀之則俱各有罪然一時搆成陷

入罪古人所謂鍛鍊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

鄭郁傳

鄭郁字從周東萊人登戊子科 仁廟賓天之初以忠州牧使奉陳慰箋文京師與羅湜輩同為相應以菱擇善之說 闕庭推鞫昆陽安置泗平院物故籍沒家財權奸已死之後取牒還給籍物庚午三公丁未之人其於乙巳亂逆之迹了不干涉只有一時權奸所嫉并連陷入至其議罪之際無所提摸指為枝葉而不寬至於丁未壁書姦宄未泄之毒於此大肆恣行誅殺厥後同類洞湎之人多蒙恩宥至有立朝之

柳景源 鄭郁

人其死者皆女奸兇若延數年之息則豈有遺類乎幸賴明廟晩年悔悟之端累形辭色奸㐫已死之後特蒙恩宥至於主上即位々初繼述志旨皆被召用臣等所冤痛者被罪與召用皆同類而生者復見天日死者含冤黃泉更無伸冤之時其冤屈之說豈不足以感傷太和乎物情之憤激非止於此而臣等忝的折中標取其事之顯著易知之情冤屈極矣者啓之耳

金鏻傳

金鏻字學先先慶州人燈己亥秋科乙巳爲持平忠

順堂密旨之初兩司齊會將議啓或有言尹任固有其罪磁大言折之論議不一各自發去其後臺諫啓削官爵丙午以前持平咸鏡道三水郡安置公夜半到柳仁淑家談話間有平凉子數人窺之所提竄謫也承傳內磁段賊任至親與其子與義交親同爰多受恭券之恩任之兇謀無不與知當仁宗病革之時即以危疑之際以臺諫出禁亂吏于闕內使熟懿殿問安婢子其情極為兇慘又兩司會議于中學之時極救任無罪力排公論欲護賊任之事人皆知之今

釗磁

憤壽罪關宗社無異於羅湜輩賜死籍沒磁之妾當

祔散髮將過三十年至今素食不度不梳髮如祔喪
其節卓異庚午三公啓請碏戝牒籍後并還給

李中悅傳

公諱某字習之号果齋廣州人登己亥科乙巳爲吏
曺正郎辭連李輝即書輝前後觸犯之言待西門以
啓曰前年十一月臣聞輝病往見輝曰近者多有大
小尹之此何如也如此之言人之未便以元衡以嘉
善元老爲敦寧都正上至慈殿下快嫌起豈不好哉
今於小尹之輩畧有未便則善政雖多無足觀矣輝
曰汝言至當又曰尹任吏不顯敘乎臣曰自先朝

所失多矣豈可更為顯戮煇默然後一日煇來
言前聞汝言甚合於心故入言於人人或有咎我
者曰年少輩何為如此苟且之乎臣曰者咎吉之者
誰煇不答強問曰羅湜兄弟也其後臣避寓謂傍家
聞大君患疾甚苦後數日煇又來臣以所聞言曰主
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悵扢甚惡
汝亦有所聞乎煇良久答曰顧終之事何以知之而
汝為如此論也臣曰是何言也更有他處可仰乎煇
不答作色而去其後形見之則煇曰受授之事臣子
曰以敢议累有未便之意臣大恠其言之有意畢是
李中悅

臣子所不敢言也但吾意如此故言之也煇曰令日
無耶多䕃雜言遂辞去厥後臣見丁犢曰李煇語入
矣所論不正如此犢曰兄亡弟及古今通誼且有嫡
胤一人更有何议臣曰煇徃言國事有験此必與知
内旨者太交也犢曰不善之人更不可交云此乃仁
宗朝所言非當代之言臣但以煇為耶説而已今見
奸人形迹已著此㕛與德應潛通不勝驚愕以前後
所聞啓之身以自免煇意坐逆而公亦坐罷黜丙午
秋臺諫啓以與煇交通共為逆謀流甲山竟賜死罪
煇之辞所為應探人意造成逆謀者即因公而搆成

罪名也　公告叔父曰姪將被形戮曰以處之叔
父曰吾門先世被燕山朝甲子之禍屢常痛恨今日
事乃如此汝父兄在堂不可不念若不為之所則將
蒙閭門之禍汝自先草啓只族伏罪而已不為波及
於汝之父兄可也云父親時在政院使陪吏送簡曰
余平日知李煇之為人不欲汝相從汝不聽吾言事
乃至此奈何然刑戮未加於身而先陷其友可乎陪
吏相違未及見簡先入草啓無可奈何其時仁廟昇
遐大獄起李煇在鞫欲自明引君為汀柳自出曰公
受叔父指教為門戶不得已分疏朝廷知公無他遂
李中悅

不之問竟坐罷丙午秋臺諫追論李輝辭連事謫公
甲山府丁未三月十一日夜鵂鶹集于舍東北隅一
瘦榆柟一集緣木聚頭鳴聲偃地屋梁皆動閭諸老
嫗則此家自前來鳴于此樹則為寓客之喜云反己
自思則萬無喜慶而如是驚愕不知何祥煎慮亦
深惟欲抱栗出卜地無簷尹奈如之何其所付之休祥初
自過矣心則不能不動時人歎其量曰使夫我人也
越九日丁未臺諫又論前事秋及謫所邑人莫
不蒼黃失色而 公聞命神色不亂更衣致書父
母具言身後事對使者言非其韋從容就死遠近

之人莫不流涕是月十九日也年僅三十　公稟秩
純美氣宇弘裕狀貌秀偉儀度整肅孝悌忠信
根於天性學問行義又得之於吳父兄教育胚
中一心好善無係毫較計親仁友益猶不自足慨
然有尚友千古之志以開名其齋也公在銓曹嘗擬
尹耆年於北方郵官尹怀嗛之及時事變而遂與同
儕指公為煇黨誣以擇善之說竟害而後人益立身
事君蘄不負所學橫遭不測之禍士林痛惜焉然有
如是德行終罹凶禍使父母有撫膺喪明之慟不可
為言蓋有仁宗昇遐群凶煽亂猜忌剛梗芟刈嘉
李中悅

士之時所馬希仁潛毀於崇善隣戚從龍以其私是
陰益於尹彦久者年日夜媒孽釀成大獄耶宝赦於
彦久罹之赦於遂獄曰忠孝两全成為棟梁之人何
以無辜而搆獄乎陳與尹反掮其身兩人垂涓而退
籍以交結李煇竟成其獄以複少扶人有過激取獄
之言時人多成失其結者公以優容不釋之故親朋
之輩以為籍焉癸卯之者覺語舍弟曰予過越三大
嶺借宿於一至樺為危板為壁問其主曰廣陵人李
壽長曰吾曽祖避甲子之獄遯入于此取官婢産云
舍弟國答曰伯氏為節度使之任到过城將有此問

姓来漸也其他有何事以善言報之及至丙午被虜

到甲山人川道路一如多中止於南門外家問主人

則果李壽長也以康陵後孫其先避亂遠遯妻妾狀

盡如其令不覺吳然其下嗚咽尋賜死可知人事皆

有前庭士林前傳誦無不憐之壽長憐其同姓曲盡

護責恭人後公二十五年殁公之友蘇齋有概曰忽

念同心友云亡李習之如何老敢日不似有時吾毋

難為壽君處不整遺豆京自霜露人世漫傷悲緒余

流光晼公候以始期同患無溫良言每看天知云蓋

穆甚李公侵以乙巳之善 月季乃隨故及季見懸

李中悅

之時亦如也李公之天奪在於蘇翁之光則其往冋
心之悱惻怛之情愛國之意爲如何哉宜乎佐請挽
紼以遠示訣之痛也覩其末句之義可見其言之所
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也其視齪霞既而
陰於九疑者語不可以同日也癸酉冬有出柳希春
使其子京廉致祭于正郎之公墓居文曰惟靈氣宇
開豁人物雄偉英傑之姿遜志克己孝友出天孔家
餙躬嗜學善書求師友攸好善之誠如渴揭中望善
稟秋郎之春今翰林登第善父子之秉筆史館其直
如矢典圍玉堂益究精神學進明來華聞益彰衣鏡

騰庭為天官即現人渭清載激載揚較長量短吟技
之當耿々為国更無他腸一夜厦鶱群陰剥陽羅钳
吉絅将及門臺君乃與言為親剉方竟被羅織遠謫
遐荒鳳残豺牙天道危々許音所晉一士林旧滂我
昔交君庚子至乙辯氣相求蘭香丹赤我昧仕道君
休儀規指示玉石相滑我談文義君取遏得聲節黄
卷目晏巨食従善不若許我故人金石之姿萬世不
磷我為三釜相思南北逮余被徵握手剖目朋盟談
尋仙取奄陟耿々夏憂国忠貫日月如何不淑遭祆乳
棘芸焚蕙歌五内摧裂投巨二紀唹覩三光还朝誠
李中悦

幸子期久亡雖無遺絸曷追鄉戍未关宿草莫哦我
哀今遺兒子仰奠一盃英吳不亡盡敬乎來 公
吳川謫中有詩曰板屋他鄉遠荒城合色愁離群驚
半夜羗笛起过郵地僻音書貼遠窮孫恨脩家山何
處是洄鴈洛陽 叔主寄家兄書簽城半刺送人來
函得手札哀慰人吾輩罪惡之積有以致此奈何〻
靜而君之被既不幸得交非人吾輩則知其本心之
不然故哀其非辜耳形迹既已如彼他人明其不然
耶當其交結之時乃其殺身之日可痛〻〻若平日
皆云好造化到今君之皆極誣耳但時 故訝不近世

而天恩又賜以子之所爲父不可知之教思此感勵
亦可以自慰幸汝致之外事勿汝掛勝雖百傷痛更
無回生之益不如付之於無何之域耳更汝勿痛林
公既欲聳来之事可以無憂此中府尹別使人別致
聘物人馬耳痊諸馬山使之迯手便護何如發馬之
事何妨從曰非之豈不敢靜待朝家處置似無妨眩
得彥平書云徹論竟勝正卿之事發於無端終至於
此痛恨奈何似聞令公以此有不安之意云〃其書
同去並覽之餘望十分支遣善保餘吟是不得已而
望也初八日陣汝昌李無強朱啓曰以士林被罪者
李中悅

抹周先生業今日僉議洗刮奸人之惡至於此極

成子澤傳

成子澤字彦清昌寧人辛卯司馬登甲辰科爲工曹佐郎傳曰成子澤反側無賴以元老外親初附元老不容於士論中廟之末言於尹興義曰元老上可以害東宮下可以害士林以此連乙巳之秋丁未與羅湜輩晝夜相從爲賊任耳目鑄張不根之言誑惑一時之人無君蔑上搆成秋階無所不至之罪大關宗社無異於羅湜輩杖流河東竟至賜死　庚午三公啓請子澤職牒還給子澤供曰去壬寅年端午以屡

掃外祖墳向交河元老亦到臣以爲祖墓傍久遠陳地汝不嘗耕墾元老曰此蔑怒到處毁臣故興義家興義問曰汝以何故見怒於元老乎仍問曰其人如何臣荅曰如我功親公然誹毁則其誰不害如此之人上可以害東宮下可以害士林臣造此言者欲害元老訐也乃命杖流

羅淑傳

羅淑字善叟羅州人湜之弟也登甲申科官至列提學乙巳亦爲李煇所引杖流復臺諫啓以徒配太輕流于該山丙午八月十五日玉堂之長以慰李若海

戍子澤 羅淑

郭珣之輩俱以侍從出入玉堂奴事漼仁淑乃所亮謀一人稟議且以慈懿為不可攝政大唱邪議不有國母亦發李𤋮之招其用心兇慘人心共知只被徒配討逆不以毁蔑萬世綱常大法莫此為甚亂賊之徒將無以所懼不可各以其罪罪之三遷為慶源安置

庚午三公啓請還給職牒籍物

李若海傳

李若海字景容居州人登乙未科秋作以直提學遷職羅州牧使落職丙午流慶源奴事柳灌出入言論之地與羅淑羅湜祁原同日死羅淑俱以玉堂之官

柳濯柳仁淑等危爲兇謀一人禀議俱慈叙不可攝
政大唱邪議不有國毋罪關亂逆兇隊之狀人皆共
憤柳灌李霖郭珣鄭源李若海等同在一里之中朝
夕相從陰謀秘計無不共議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
之間只寘于外甚爲失刑乃賜危庚午三公啓請戮
孥還給籍物亦爲還給後贈領相

具壽聃傳

具壽聃字天老綾城人登戊子科官至參判丙午臺
諫啓請罷職以陳復昌上疏申救復叙庚戌底讙乙
巳逆賊構成邪議欲啓開釋之路且與陳復昌結爲
李若海　具壽聃

腹心至以口不可道之言筆之於和書以相徃汝寬于北道其年七月臺諫尹曰思翼所啓力請賜死壽聃曾論李芑罷相使芑小損荒毒可謂剛正而不知汝昌之奸邪與之為友至於薦拔反為所陷可謂暗於知人者也庚午十三公啓請壽聃名下其時罪条曰廈尚監司身没不許国家大事好為异論乙巳誅逆之事是非已定而欲啓開釋之议招说慎蔺秀曰李芑殺無罪十一人者已矣寧論可引用不然必有物論初到龍川再到甲山府未還死

成遇傳

成遇字仲處昌寧人以薦官至希奉與郭珣鄭源李
若海等交結往來右人被罪後肤憤失辯曰柳權之
爲人豈至於謀逆乎有一宰相嘗言林百齡用心不
正中懷異心終必爲不不正之事我聞之久矣果起
如此不正之事三寸姪女夫尹敦仁爲切臣至判官
吾有隱憂之之申救逆賊勤搖元勳變亂群听成遇
又供曰交結自倚其勢及珣等被罪乃言於相知之
言人曰柳灌之爲人豈至於謀逆乎德應欲免其罪
誣供而成獄吾三寸姪女夫尹敦仁得爲切臣至於
判官吾嘗有隱憂之其所言而遂至於此極賊猶當
成遇

獄事未起前逃竄窮山音聞蒲給追其所供與亡徒之供一人符合則德應之供豈是誣歸還乃敢如是請鞫從之榜訊遇不服而死

沈岱傳

沈岱字天老青松人也甲午司馬己亥登科即薦爲翰林　仁廟在東宮時爲說書司書累年見兄爲人臣最當東宮衛火之變世子寢殿外鋏而衛火世子與嬪艱難避於衛火之狀昭然事迹顯著宮中之人皆指奸臣尹元老所爲其時正言完席獨言曰東宮衛火公論大發爲言官者何可容默乎今日論啓以

正謀害東宮之罪同席相顧失色一体官曰莫重之
事明日更议論啓云與公相詰罷仕不數日李霖為
大司諫公於李霖同生同婚也公即遞差 仁廟即
位公為諫官大臣未能稟斷之事使公先啓蒙大臣
在賓廳謂公曰正言一言勝千金及 仁廟昇遐之日
又諫文定王后垂簾听政奸臣輩尤疾之期於必去
曰沈某為先朝寵臣幾陷大臣又有不當諫之諫罪
難赦辨着五寸也謂公曰君在先朝謀害尹元老發
於公論難赦可慮然求外官善避即除咸鏡道都事
奉堂兼京步語人曰 主上幼冲女主臨朝何以為
沈苓

國妻兄金明徹倡言於朝中寘于碧潼丙午秋也丁
未春搆佐恣上罪論啓拿來受刑同年十月殺於杖
下其時年三十有五双親尚在九子皆幼世人最慟
之庚午三公啓其時罪系曰交結浮薄之徒頗聞一
時之爲論及至即位之日敢發不敬之言無所忌憚
而只罷其職至是擯斥是如又命拿來臣子以何事
怨上發説口不可道之言必有情由下禁府杖殺之
請速伸雪命復官職牒還給　今上在東宮時侍講院
諸僚書曰予以德薄邈叨東宮天降孔昭國亘呂孽
自享祖朝百餘年相傳屋宇一宵盡爲灰燼天地降

讀宗由於己而上致震驚下貽百僚遑人如此酷吏
古所未聞反躬刻責若無所容不知自處當曰為直
頓諸明傳章供賓師爲確教導

尹潔傳

尹潔字長源南原人登癸卯科弘文館修撰戊申以
安言名世臨刑從容就死杖流慶源未至配所大司
諫陳汝昌扶私憾力請推鞫殞于杖下其弟浚亦以
言尹元老罪死尹春年阿附元衡住是自中之秋論
以變亂是非動搖群情處斬潔浚事因駙馬具思顏
秘密書啓請大臣定罪被以文士假住交結駙馬輕
尹潔

造其門敢议政法死無足惜亦可爲虛蕩者之戒也
尹春年阿附自中之秋請誅尹元老上疏曰臣伏見
殿下以中廟之子仁宗之弟入承大統而尹任等欲
廢嫡立庶則覆載不容人人共誅而罷之议尚有不
快者以其一時人心尚疑大王大妃欲度仁宗之事
也常人之情見凌辱父母之人則思所以報之況大
王大妃蒙萬世驪姬之名非獨尹任構之寔乃尹元
老成之臣伏見衛將尹元老賦性邪奸妬受氣貪濁
加以殘忍之質濟以驕縱之怒無一善可記有萬惡
俱備只懷富貴之念不有君臣之義當仁宗朝平居

對人自比於韓明澮每發殺戮士林不附已定人言
每發戮若得志必殺尹任之語或指仁宗為愚暗或
說仁宗早夭公然唱說小無忌憚事々皆稱內應言
言皆托內旨尹任以仁宗至親豈不疑之姬驪申生
之事萬古悲淨人有秉彝孰不痛憤九年之間流々
不靜以大王大妃為驪姬為比豈徒尹任構之宗乃
元老成之殿下不知所以愍云々且九年之有一危
国母一危宗社往去丁酉欲婚其子於金禧之女請
金安老而不听扶其私臧遂往降去之講輕曳尹任
遂使呈毋幾度仁宗賓天之後尹任等
尹潔

恐元老報仇各爲其身共謀反逆遂至宗社幾危殿下不可狃以金元老尹任等之罪今者反怨不與錄功之列矣樹其黨排斥勳旧大臣或謂當用丁酉乙巳之罪人或称一等功臣當被大罪構成内外之言眩亂是非之逆人心携貳大臣不安或有趨附黨與將成酷禍殿下不以此明示好悪則臣不過數三年遠不下十年士林將禍朝廷將至大亂國家必亡宗社必覆伏願明以察之斷以處之勿使元老更造丁酉之禍乙巳之亂以顚覆李氏萬世無彊之業知元老者莫如臣知元老之心者莫若臣然當國家

治亂安危之機亏貿元老不忍貿殿下臣請盡言之
當仁宗大漸之時與主簿李建陽等具吉凶及者賓
天之後謂綾原尉具思顔曰王上薨逝吾之心火滅
矣君父之病欲其凶君父之喪以為葬且日者諸臣
曰大王大妃尊任母位已三十年享福亦又安能久
存臣聞言之後食不下咽痛心同極容忍亦久臣之罪
大哉元老之心臣細知之天無其窮極當貴與奪出
於己生殺出於手擧一国之政惟吾之所言為耳故
當仁宗在東宮之時多行無状之言使以尹任籍以
為口實有即位不成有言則拿其賓天且待
尹潔

殿下之時告言試者衛大王大妃不聽有言則又
不言其久存其心以爲若無大王大妃則以殿下幼
冲可奚之王耳殿下若又不聽其言則必生有他望
於殿下矣鄙夫之事君患得患失之念弑君弑父無
所不至言之至此不勝痛哭嘗念之於心曰尹任殿
下之賊臣也元老仁宗之叛臣也聖吳收教不易
吾言且以一己之惡言之方亂其師也誘敵其田使
破家蕩尹紀其姪也而謀奪其園矣邇祠臺奪後京
尉之魚箭奪陵原尉之家地利城非之財則強実納
之利尹慶義之財則強欲圖之位田鳳山結怨西海

之民執奴之仇蹴踏市人之物故其被虐也閭里相
慶市巷共悅一國之人豈皆尹任誘之至於此前任
豊德爲陰漁窃取之計遂其良民皆定日守日守之
役甚苦爭賞田民謀免其役使市人永鄕陷受其賂
盡斂於已且闡開城富商有利女其財矣納之而不
听構陷其父至於大罪且家居殺人㤀不動念其好
邪貪濁之狀驕縱殘忍之事不可枚氣元老大王大
妃之宗殿下之舅臣安敢誣歸之言虛言下問左右
之人必有不察當治欺罔之罪前佐郎成子澤依附
尹任罪固有之原其所以元老澈以成之且近來之
尹潔

事皆出於外戚一國之人畏之如虎莫敢論者是非
及爲趨附之計將至於知有外戚不知有殿下大臣
僚觀而不建臺諫縮首而不言豈不寒心尹元衡雖
預除凶之謀當者祿功而固拒不受可也而欲享者
利猶不辭謝是可謂善處外戚之道乎判書沈連源
不知元老奸邪信聽其言後日禍生誰執其咎且護
軍尹春用心邪慝構成虛誘前主簿李達陽性
本凶邪忍動大臣且元老公然唱說曰自上欲錄
其功若待下人之數有一二字相至於面罰相勸
臣只見元老可殺之罪不知元老可祿之功且

一日之內陞擢尹元老等三人使祖宗名器不施於
有德有才之人而先及於外戚無乃濫乎左議政
鄭順朋等以身循任更造祖宗則殿下豈莫大
之功再生之恩而殿下若信聽元老讒言則將至
於不保其如唐之五王章周以唐賢立中宗而竟
死武三思之手伏願殿下軫念焉近來殺戮之
餘士氣摧折亦言雖切無一人抗疏封章者豈不
寒心培養士氣扶植國脉今之急務也近來九年之
事臣所詳悉而臣若畏首畏尾閉口不言則士林之
間或有不公國史之中或不備稱中 宗永爲獻公
尹潔

大王大妃為貂姬丙元老奸邪貪濁之狀無以暴白於一時昭著於萬世矣朱浮君渫源以其侄疏其叔又任士弘之邪及其用事正合其言於身死於其手至今悲之臣不顧兄弟之情與其君臣之義固知他日必有深源之秋然臣之一身不足惜也亟下無使臣得言之名於百代之下臣不勝所營之至

許磁傳

許磁字南重登癸未科陽川人乙巳同鄭順朋林百齡李芑入忠順堂首造士秋一等功臣參錄勳官至晉城丙午疏論司諫陳復昌之非大司諫尹元衡於

啓以排斥爲國之人遞職庚戌臺諫啓以謂已祿
切謂可著目以爲未免小人之名公於唱說眩亂是
非請削切遠竄自上令謫于洪京縣憂憤死其後臺
諫啓以爲李芑因此作孽國人皆知芑喉司諫李無
彊搆虛治罪公論遂令追給職牒 庚午三公啓曰
磁自古大罪之人必屛諸四裔不令同中國者非爲
已甚去惡不可不遠近來坐罪者非止一二罪重罰
輕故人不知畏邪論不止某與閔齊仁締結邪議及
齊仁得罪然後又結宋純等引鼓宗論此二人爲邪
論之根柢也非一朝一夕決不可不遠竄後職
許磁

牒還給

李潤慶傳

李潤慶字重吉廣州人辛卯司馬壯元登甲午科乙巳秋任初以承旨錄功籍及子某被罪然後削功降職公後爲承旨時有人金鯰上疏辭語多悖且指斥慈闈同僚共議辭多謬妄不宜遽庭廣覽姑留院中以俟更議而時公爲陳復昌所疑是同列有爲復昌耳目者誣公以掩抑亂言之疏不即有上聞啖臺諫攻駁之是乃庚戌執政李芑等爲啓削官黜行外既而陳復昌得罪朝廷始悟厥舛未久下疏答一已野

者凡三年矣癸丑大臣沈連源等啓其滯冤叙爵允
下得稱刑曹叅议終至兵曹判書贈謚公曰正献公
以正服之曰正有直無與曰献三十六年四月皇帝勅諭曰近該王
奏倭賊被令漂流班逢至王國境内觀察使李某等
乃能督兵擒捕内有中国被虜人民令陪臣沈通源
等管押前來具見王奉藩忠順朕用嘉悦
兹特降勅奬諭仍賜白金綵段以答忠勞

成世昌傳

成世昌字蕃仲昌寧人自号遯齋受業於金宏
弼門下中辛酉司馬登丁卯科即授弘文正
李潤慶 成世昌

字以至直提學拜承旨是時上雅尚儒術登進
儒士曰臣側目旁何公見幾亶危嘗與沖庵
陰崖最相善每以辟頴太銳爲戒己卯春謫于坡
州別業乃欲其避禍也及庚辰以散班家居沈貞意
其與清流異趣造公第啗擬諫長公恐其說已乃曰
庸奴駑焉豈堪敢其職但前日國家罪白面書生寔皆
黯昧而北門密啓者不正之甚有言責者雖在已往
嘗直諫以糾其失也貞色變遽報以是大忤時宰宰及
南袞死鄭文翼沒桐叟子有誦停己卯人之議亜判
銓書是時金安老倡輔東宮假托沈貞寔欲賣循私而

人莫論之公以殿副提學乃看然曰安老余所你[illegible]知
今若得志將圖丞讒同章同僚劾之大諫權輗大臣
金謹思聽安老陰嗾反誣公黨附沈貞構陷非情盍
重典兪鞫問公於殯兪竟就誣服遂竄平海及安
老伏辜乃召還乙巳拜右議政丙午李芑啓曰成世
昌稟性外似疎宕內實不正與柳灌柳仁淑尹任素
相交象往來一時亮謀無不參聽署尹淑迺不合相
位請遞時奉使未幾兪竄黜長淵縣付處尋卒公天
資英偉不拘營生學識超邁文章典雅尤在詞藻及
掌文衡多士聆式筆法亦臻妙書畫音律莫不精曉
成世昌

時人以三絕目之前在謫所聞陰虔下世乃題詩曰百
疾千愁搖到身存已感慨亦相因遙聞西路多新輩
每見秋山奠故人無復舊交恩道義敢期前席為數
陳雖存人世終無益泉路皆欣昔日親宣廟朝丁卯
收為追雪收官爵

宋純傳

宋純字遂初洪州屬縣新平人官至叅判戊辰之春首相李浚慶入侍經筵啓曰宋純先朝旧臣才兼俊秀薦用何如 宣宗朝擢用事承傳特旨右叅贊終于世庚戌臺諫啓以締結具壽聃鼓生異說謫舒川郡及芑罷相後放還復叙官至右叅贊終于世

李浚慶傳

李浚慶字厚吉廣州人壬午司馬丫辛卯科以判書庚戌執政李芑陳復昌等密啓申救尹任且咎李洪男告变論竄報恩縣後爲臺諫論李芑罪惡罷相被

宋純 李浚慶

芑中傷辛亥熊生世子赦釋復叙乙巳李芑釋奠祭
飲福曰清流人三十餘負寃謫之流公爲承首鄭順
明顧見芑曰李樑言於朝曰早封太弟以定人心云
云何以爲罪芑執筆削名橫臣免秋後公竟逐芑之
鷹犬李無疆唱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於国家甚矣
加罪柄臣有止之者未售其謀乃連源之力也爲陳
復昌所逐終至領議政壬申九月下無名詩曰功在
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独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是
非何累地中身云公上疏極陳時政闕失且請建儲
蓋於有命未有号故也荅曰予以否德遇災修省方

切求言之時卿以首相進蔡君之言乎七加々愛君
憂國之誠儲副久虛乎為宗社豈不深念貳宣宗配
亨功臣碩仗改贈謚忠正公賜茶 王若曰日月不
居奄及蹐剕之殷孔社稷是賴特膺配亨於閣宗
惟顯忠之衆論匪直憲宗之私許惟々以魁罡之光
兼剛毅之才一郎英陰不動魏公之辭色注意將相
自任係王之安危昔遭明廟之賓天適值春宮之賑
位王曰 難憑首膺後事之頒托龍顏及奉回承末命
之丁寧聖嗣允協於注引宗祧獲安於晷刻此為中
流之柱恬若無事之時是於天意之使然非人謀
李浚慶

之有賴累朝之貺歲卜時爲人哉一心爲同衍愆終始
莫如々者茲當升祔爰吉日聿丞營祀之盛儀先告
引覜之由以爲依神之地故戲在左在右陟降不難
於廟庭從禴作宊啓迪永賴於考翼故茲教不想宜
知悉修撰朴思齊製配宣宗廟庭書
王若曰所以予先也方修升祔之仪其從興享之聿
丞報功之典肆惟名世之言允懷惇宗之文惟以宜
方宏濟艱大懷偉以宕廓之遠慮綜体明之略時茲
殊知於靖陵久長首善之地輔聖德於仁廟屢膺勛
講之筵逮明廟中年茂著經天之業承玉几末命益

篤捧日之能辨韓公范公之事功賛成王康王之援
受泰山喬岳不見運動而及物皆多於人元龜先知
吉凶國家所恃以重臣量欽敬於華使柱石繫望於
貪生天不慭於世臣績益顯於後代我皇考存加異
數恩不替於身乃予小子恨不同時孔名曰於存沒
追申考翼之感袂賡符廷議之僉同茲當吉祭之辰
俾躋從祀之列配清廟之陟降愛其所親享明靈而
牲牢肅爲如在效戚同心同臣既骨及於逸勤作禍
作突尚永賴於佑啓不淺享宣宗大王之廟庭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李志完製
李浚慶

明宗大王挽詞半夜作宣即蒼皇寢疾升龍顔猶及
奉玉几竟難凭聖嗣由先定宗祊遂有永三朝迹未
死忍見秋相仍 公庚戌五月交構誣罔論報恩
縣謫野驛惜沈淪政遷源歎曰斯人名重乃遭此患
云

韓淑傳

韓淑字子純号管易堂澍之兄也登乙酉科官至參
判乙巳秋作臺諫啓以與尹任交厚請罷丙午追論
公與尹任逆講竟言逆論無不與知至發李德應之
招乃以赴京而夫只罷其職竟置不問討逆不加毁

万世綱常大法莫此爲甚亂賊之徒將無所俱不可
不各以其罪〻之極是安置俚山郡 神道碑銘曰
我明宗大王在位之二十二年益知君子小人之情
惟公論是用乃若曰咨往在乙巳二三元凶時予幼
冲柔國疑助外戚忌克以構大獄遂施于善類危其
不依阿及故所讐疾匪殺則逐無有遺力迄有積憾
于身乃予用億爲爾復政 其復頒雪之當是時殁
得復官者若干人存得復用者若干人皆世鴻儒碩
士群望燁然惟韓公諱淑實復贈善大夫大司
憲蓋卒七年矣又後十年即今万暦乙亥也韓公之

韓淑

孫上舍生佰以公弟承文院判校灝所爲狀來乞文
於崔以刻石公墓道而辭不可曰佰知子之文足以
不朽吾大父也佰之大夫死不惜重於大官者且佰
受吾世父吾父命也豈謹按韓生唐津縣爲国右族
有諱石偶及麗朝登第有名宜達至矣人謂其孟
有後而公之高曾祖考皆未振諱慶尚瑞院判官諱
陟濟用皆不正諱允祐啓功郎諱瑾世子洗馬公
貴啓功贈戶曹參議洗馬贈兵曹參判室固城李氏
贈都承旨諱泙之女以弘治甲寅生公〻字子純幼
志於學長克有成以應科目綽女也正德癸酉司

馬乙酉及第補權知承文正字用薦入內翰爲檢閱
至奉教於諸曹禮爲佐郎兵爲佐郎正郎刑若工爲
正郎於諸寺爲判官奉常僉正宗簿正司卜及掌樂
院於外爲江原都事其爲奉常以質正官從使京師
仁宗在東宮學已成選侍講官時難其選公自司書
至輔德皆更而爲弼善者四在臺諫尤號風其取嘗
再爲獻納持平四爲掌令以至司諫執義亦一再而
其末爲掌令也同都憲梁閏木論丁酉用事人設因
寘之法用臣賞一資進執承相府薦公郎僚爲檢詳
舍人其選必遞後又祿弘文館選公前此膺選輒
韓淑

為用事人陰沮物议逢之而公亦不知八館為副應
教〻〻直提學詔使之至兗問礼官以善周旋稱凱
陞通政階拜同副承旨轉至都承旨獻替有謀益不
專等納而已有旨陞嘉善拜兵曹叅判尋便覌察江
原時议重公一此実留之不果以还同知中樞府歷
工戶二曹叅判至憲長公歲癸卯也役有旨起資憲
拜工曹判書為言官論驟陞而罷甲辰以同樞奉事
賀冬至京師乙巳七月以漢城府右尹又奉使告仁
廟計請謚及承襲九月獄起公未幾事已被削奪官
爵丙午八月獄益密謫公于理山郡公於是不色駭

以惧而憂恙大夫人外居無戚亡益言庚申十月以
病卒享年六十七輿櫬而歸葬于楊州蠏踰站下先
塋之側用明年三月甲寅也公為人和易量不歸過
愊然其樸人言笑不苟至大節有不可奪者公考叅
判公家廟行事一遵朱文公家禮喪三年不離廬墓
以著於閨而公之為行尤篤於考蓋家法也其在朝
中年丁外艱暨哭大夫人于謫則於禮之經變得以
盡宜待同氣極其恩意至切緦之親無甚疏為公有
二弟伯曰判校而舍人尉其季三人皆釋褐登差仕
於祖先不偶之餘公又至此御史不可清不達而蹉
韓淑

人言者矣而公在謫未復以卒舍人公必謫彼未差
卒判校公以院正字黜彼迂至判校今年亦卒皆不
待有終以大有為於時也天困以是施於公家耶無
乃人所謂禍狀者天無與焉而獨扶樹其名耶抑猶
後有待於後者乎豈謹撫公事之大者以為銘之曰
君子之脩小人所仳前乎丁酉乙巳而後薄遏其揚
亭畧于茲繄公曷故雖不刻厥方亞卿之秩司憲之
長削也為牒頍今既逐維公可傳何待於碑刻我文
者子孫之恩內外多有子孫盛焉

孫弘績傳　崔岦撰

孫弘績字彥善登癸卯科密陽人為侍教行下注書

戊申李芑等啓以史官構捏虛語誣及君上極為負

條但新進之人不識事体特從寬典降用次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庚子三公啓右人新進之人不識事体

當時先王亦以罪之未安只命杖配宜職牒还給

李瀣傳

李瀣字景明眞寶人滉之兄也登戊子科以右尹身

歿庚戌臺諫啓前為忠清監司時以罪新進黨田民

財產雜物擅自交周还給本主故也崔大受李洪胤

等伏誅縣監李致亦被杖殺再為大憲 仁廟初即

孫弘績 李瀣

位僚孫良鄉而李芑為右仍攻贓吏女婿物論嘩然
兩司驟遷之芑由是御公之在湖西朝廷治淮新餘
燼甚急縣有徒民崔賀孫者逃來欲乘機選衛而侍
放窃取本邑兩官御倉文字將走京上変品官知之
捕告于縣〻監李致報監司請訊治公但依所報移
文而賀孫杖斃文士所為如此對众噉之洪男聞之
大憾為司諫李無彊曰其叔父冲南与芑姪婿甯祿
攀附躐蹐顯要為李芑鷹犬凡芑仇怨無不揚臂捎
諂勢焰熾灼与公同仕史局要公見過公漫應之屢
過其門而不入無狭欲中公以脫芑兼快己憤洪男

妻兄元昇度子無強性素締交於是洪男使昇度搆
公於無強〻〻大喜倡而曰以劾公時大僚元継儉
即昇度叔父大憲宗世衍性傾危喜趨勢相与鼓煽
初許公私捕逃逆人出田臧獲憲府移文本道捃
摭各案狀次簽貨賂事至有庇護逆賊与逆賊無
異之言無強猶恐其罪不至重又誣公与具壽聃相
朋比下禁獄与李致同鞫甚嚴或勸公誣服則可免
公慨然曰死者所犯爲服而求活者豈爲哉自草
疏痛伸其冤矣上之推官不听又已而李拔就伏
庭殞絶 上乃命公流于甲山兩司請依律曰空
李瀣

六七啓上猶不听公危惙語輿之行至揚州民家熱
作藥無效遂卒是歲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五
公德性寬厚光量恢弘友于兄弟居處家熙熙然子
弟婢僕有過未嘗形于嗔怒仲兄蔣早卒公取猶子
寧撫視教訓至於成立其與人處薰然可親之曰之
急必極力而濟之平生無害人之心人望之知其為
吉人君子矣彼賀孫者與以一邑性命饕大利其所
以聽訟者與得其情而聞於朝耳豈料遽斃於一訊
哉昔唐之崔仁師治清州及獄多所平反曰當一誤
微願以身易十囚之死公之用心亦若是其所處雖

若小殊正所謂觀過知仁者矣且公平日不喜徵逐雖與其壽耕同年未嘗相往來于旁壽耕曾為大諫無擊去芑不果是年亥言者受芑指嗾論壽耕死無强意謂壽耕所坐有觸上語惟此可以震激天怒遂指為其黨倘之於竄伏之地其凶氣欲之必無鑿枘而後快於其心噫以公之學德當聖朝而遭此輩以至於此豈非天哉雖然曾未幾時国論有定乃始暴芑罪惡相戛薦而死無强亦投畀有北而死斯則若可以少快於人心者乎未也而縉紳有識及公死者無不扼腕太息稱冤而不已至隆慶丁卯歲宣宗即

李濬

成化乙巳丁未以來士大夫誣衊悉皆前滌而公竟
始雪乃命還給爵秩旣及泉壤焉嗚呼彼朋奸醜跡
一敗塗地久矣方其無瘥痛彰天道好還一殃一慶
久而後乃定可勝歎哉可勝言哉前為大司諫時李
芑麗陰不正前後綴逐之公之力也李芑因此生憤
教人誣告杖死退溪先生益憤終至不出其時都事
柳浩亦杖殺

李致傳

李致字可遠德水人登庚子科屢為臺諫出授淮新
縣監庚戌臺諫啓以當逆黨籍沒之時要諸下吏致

令踈滷又捕告変之人苛杖滅跡下獄窮究與瀣同
日杖下同殯公為獻納時駁芑麗隋不正其嫌怨散
戢待拜惟新教人誣告杖死
粟谷撰全碣曰明廟沖年群兇罔聖大戮士林乙巳
以來無寧歲縉紳以知名死者肩相比獻納李公其
一也公諱致序可遠年十九選入太學嘉靖庚子釋
褐由成均館學諭至博士陞戶曹佐郎時仁廟初涉
詔使臨境調度繁夥難筭公照數無誅而胥吏不敢
售奸大為判書所服歷兵曹佐郎咸鏡道都事拜司
諫院獻納時戊申歲也公素憤憸人得志抗言無顧
李致

忌公對啓事聞者悚然已而兩司曹劾李芑之罪公
持論尤力又言外戚不當干政芑與元衡聞之銜甚
未久適亂兵正卽己酉獄起葦州為惟新縣徐曹希
芑元衡吉托遴良吏左授公本縣將瞯其為李洪男
喪中既害同氣無占逐籍官之財鬼裹麻日來爭下
公卽辭却之邑人經變尚告訐有奸人造訛倡將擠
昕嗾于所劇公與觀察使李潔恐蔓秋無辜乎反其
獄洪男訴于芑以故縱芑等始得嗾兩司誣告公及
李觀使察罪下禁府公時持母服守廬被收色不動
無一言及家事元衡治獄必無毙諸杖下獄中有疏

非不違公久繫無變辭　明廟命減死照律而已氣
盡不復甦時庚戌八月十日也春秋四十七九月初
旬葬于長湍砂陵洞從先兆也公資俊負偉望之毅
然可想其有守孝友直諒家行無缺才局不滯自推
步星曆下至百工技藝章皆通曉善飲酒能多而不
亂歷官秉正無回撓惟其剛而嫉惡不容人之過故
終罹非命公徵於乙巳無呉官啟仁川別墅以母老
不決此亦天也頃中樞久典文衡名播中華還之後
嗚呼哀哉銘曰懿其質秀其才天何厚哉屈于正隕
于邪天胡為耶厚薄在天公何乎焉生來始非辱死
李毅

末始非榮一介欲名千古留聲

李首慶傳

李首慶字伯喜居州人登戊戌科屢爲臺侍丙午臺諫啓以與李煇丁燻李中悦朋比往來又言加罪逆類之論者宲非一身之禍讒穩城首相洸連源等所啓移寧竹山宲是辛亥六月初一日也癸丑三公啓竹山付處李首慶放歸田里流落鄉村十年詩酒自娛公曾與李煇及李申悦丁燻朋比往來至於私宿李煇於其家其聞凶逆之語必矣煇等被罪之後反以中悦国家終不可棄之人又謂加罪反逆之論竟

非一身之福故遠寧穩城辛亥移寧竹山癸丑放故
田里公氣稟精粹無一點查滓累經喪患榮衛大敗
辛酉冬偶感微疾彌留不差易簀前一夕已不能言
而口中淳淳以濂洛道脫相傳之次諸之於旁而語
或未盡解者也噫非平日素講於心而篤好之能若
是乎壬戌二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七是年五月
葬于卯木山乙坐辛向之原即別墅之後崗也公卒
之第五歲丙寅之秋特下追給告身之人合賡朝廷
去奸之後也嗚呼天既篤生矣才而乃嗇於壽不待
展布其素蘊豈徒斯民之無祿抑亦吾道之不幸也
李首慶

李燗傳

李燗字孟先星州人也登甲辰科爲藝文錄奉教乙巳秋作以逆賊切族請罷丁未寧慶與公在謫所製安邊千策爲世称後放還官至礼曹正郎子玄培登文科官至頂玉

朴民獻傳

朴民獻字希正咸陽人花潭先生弟子登丙午科以孝行特授參上戰爲弘文館修撰出爲海南縣監庚戌李芑啓於陛筵曰臣前日被侍拍手大笑曰盧守愼丁熿今不可放還云云遂罷其職未久復官至右尹

梁允温傳

梁允温字国和南原人官至縣監海南安置仁宗大王国恤卒哭内托稱拜掃監司處受由更為任稱已妻故委受由上京逆賊尹任家三度出入事甚分明情迹不至現著逆々婚姻家事依律罷黜

柳昌文傳

柳昌門字與伯晉州人登庚子科吏曹正郎庚戌臺諫啓以仁淑同姓之親亦多反覆陰譎之事削奪官爵後爲復叙官至礼曹参判

崔蓋国傳

李爓 朴民獻 梁允温 柳昌門 崔蓋國

崔盖国字子肖忠州人登戊戌科屢爲臺諫庚戌啓
以李若氷高旁崔大立切族不可謂不和其謀削奪
官爵後爲江原監司降職爲正擯于世

柳堪傳

柳諶字克任全州人登庚子科爲吏曹正郎乙酉二
月臺諫啓以不肯私印武定宝鑑橫發異議動搖人
心流慶與看岩柳先生曰同入柳堪克任來訪握手
相叙天涯同謫事至二十年今得生还復見天日既
非且慶吐出肝膽未事克任爲司成克任云君之情
學精深可倣頑閭士林奪士皆爲推儀莫敢有異言

者也左議政一松沈先生撰碑銘曰昔在戊辰夏余
以諸生侍蒼齋盧先生坐有舍人柳公來訪蒼齋必
竟夕乃去魁伋未寡言笑望之知其為鉅人長德明
年聞下世亦棹其窮躓之久而顯揚之晩也後三十
七年其季子麻田郡守永起氏推瓜葛世分且以余
為其伯兄希判公之同榜友徵先公碣陰之記甚懇
余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全州柳氏衣冠大姓諱末孫
兼執義諱季潼僉知中樞諱軒司諫院大司諫諱世
竜宗親府典籤寔公四代也公聘府尹許磁之門陽
川望族也以正德甲戌生公胚胎前光幼有美質
柳湛

孝友之行得於天性餘力学文不煩提撕喜讀經傳
勤劬異常日開月益卓然早成嘉靖丁酉中司馬兩
試中庚子大比之科人多期以公輔癸卯遂入翰苑
俄移臺启甲辰累轉義盈庫主簿礼曹佐郎乙巳
輸城之命蓋以驛路凋甚非公不可也是秋因事見
罷冬復叙成均典籍兵曹佐郎丙午以户曹正郎授
工曹丁未春又自户曹拜司憲府持平旋遞旋復其
冬陞玉堂為修撰戊申春陞校理即授吏曹正郎官
益顯而跡益隱正無榮進之念且其再秉風憲也元
衡慈殿肺腑之親朋比黨惡倡熾邪說至於仁宗大

王為未逾年〻君不欲飢猶太留言官亦未嘗不封
駁而為虐詼以擊未幾停止公遷以親病在告既出
仕則抗直爭下棘〻不阿終致伎臣怒力事敗於正
當詭之猜恨固已久矣是時云印試廷宜鑑曹吏曹
請公印者公答以力所未遑語洩僚負因之激成駭
捸誣以官放當黨枝配慶與即巳酉春也厲患亂十七
稔絶室窮過人所不耐而超然自在發憤終身讀書
覩理之外絶無他嗜乃至手書周易孔記置諸案上
朝夕看覽時復韶詠自娛陶隅性靈可謂無入而不
自得矣常悶小俗愚魯不習文字爲之淳〻勸學誘
柳湛

振成就登科第而被天寵者自此而始非罪擯奚
武毅遠士亦武有使之然者耶歲乙丑元奧削黜而
死國是稍寃公首蒙恩放自丁卯復敘至戊辰司入
司成掌令掌樂正司卜正乃其所歷也而以戊辰迴
鶯拜揆祥舍人去來太卜中至凡再三乃以巳巳後
大月十八日病卒于宮寢時年僅五十有六葬于松
山里庚坐甲向之原遂先塋也公諱堪字克任禀性
叩毅外坦內確立心處事不以秋禍利害而有所撓
奪正色獨立於權奸當國之日言論風指動輒有看
罔極之讒在所甚至尤可惜者起廢之後亦不得享

有遐福使人不能無疑於倚伏枝之際抑何故須長
曰永遠水原府使永立文科參判銘曰天賦以善人
與之壽壽而後通又何其厄定則能勝可以取兆祉
之繁綿綿瓜瓞

李元禄傳

李元禄字廷瑞德水人也登辛丑科爲吏曹正郎李
芑楯子不附於芑己酉臺諫以前日進類加罪之時
有不平之色又指李芑當有赤族之禍流江界柔當
日人心之所共憤者言而鄭礪順朋之子而泣諫上
疏元禄李芑之姪而諫其叔父陳泣之說億拾百拾
李元禄

擢成就登科第而彼天豈者自此而始非罪擯奠
武數遠士亦武有使之然者耶歲乙丑元奭削黜而
死國是補宣公首蒙見放自丁卯復叙至戊辰司入
司成掌令掌樂正司卜正乃其所歷也而以戊辰回
薦拜桵祥舍人去來太卜中至凡再三乃以己巳後
六月十八日病卒于宮假得年僅五十有六葬于松
山里庚坐甲向之原從先兆也公諱堪字克任稟性
叩毅外坦內確立心處事不以秋禍利害而有所撓
奪正色獨立於權奸當國之日言論風指動輒牙看
因極之譴在所必至尤可惜者超履之後亦不得享

有遐裔使人不能無疑於倚伏枝之際抑何故須長曰永遠水原府使永立文科參判銘曰天賦以善人與之室〻而後通又何其厄定則能勝可以取老祉之繁綿〻瓜瓞

李元祿傳

李元祿字廷瑞德水人也登辛丑科爲吏曹正郎李芑猶子不附於芑己酉甚誅以前日進類加罪之時有不平之色又指李芑當有赤族之秋流江界柔當日人心之所共憤者言而鄭礦順朋之子而泣諫上疏元祿李芑之姪而諫其叔父陳泣之說億拾百拾

李先祿

之兄而吟贈訓戒之詩至親之人所當與同休朴者而見其不蒙其積如此則他人可知矣卒之鄭磏左德而死其妻亦孱死於窮村元祿見黜於叔枝竄至舊億皆不容於家矣宦而敗至此而父子兄弟之間倫理滅矣而況他人乎其後出還故以得復叙用官至僉知

朴承任傳

朴承任傳字重甫密陽人也登丙午科屢爲臺侍丁未爲孔曹正郎臺諫請罷其職

柳先繽傳

柳先纘字宗伯文化人也司導寺正濟之子叔父柳
議政灌無子取以爲後自少力學有操行乙巳之變
議政公始賜訣已知禍將不測作罷繼文卷以遺之
冀免孥戮之典蓋公入繼之後議政公側室子乃生
執此爲存情法俱可據及至緣坐按律之日家人無
將此事呈官乞貸死公曰一名爲父子休戚豈宜親
遂神其文不出卒以就死寔同年九月十二日也臨
死從容手作書與生母暨家人訣且作自挽詩詞二
章語意悲切聞者莫不哀之生于正德丙子得年僅
三十嘗以蔭補東宮侍直公配平山申氏礼賓寺正

朴承任　柳先纘

健之女素知義方畧涉書史事公議政公叔得婦道及遇家難尺童寸財并被沒入申氏以孑然一身能冒刑禍收拾議政公遺骸與公柩同葬於先塋下距京數十里之地朔望必上塚不避風雪奉二主僦入屋以居傭貸以供祭祀節物未嘗不備勺飲不入口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至丁未秋璽上獄起追籍諸子家產金吾郎卒至驅出申氏柴毀已極匍匐道路猶以二主抱懷中顛倒不暫捨去遠迫祿道感服其義烈卒前聖恩復見天日以考終為無子以兄子徹為後朝廷錄用以奉議政公之祀徹系宣武從

勳贈公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夫人淑夫人

林億齡傳

林億齡字大樹号石川平澤人登乙酉科官至觀察使學識有方處心剛直英氣發越文詞雄放遇事敢撻平生少許可乙巳秋作公出則忠信俱備入則含嘿不言其弟百齡陰結推奸唱伏士林公貽訓戒之詩至切至懇百齡不從以常人言之則兄弟之所當與同秋补而見其不義切責如此且不汚身於其間竟棄官南歸有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云云及守錦山百齡逐京從功臣祿公於山各處作

林億齡

祭文以付火嘗有詩曰火冬元逖蒯松高不受封何人與同調窮谷白頭翁盖自況也至今膾炙人口士大夫高其義曹南濵贈以詩曰今有石川子其人古之迄節笑若信從身豪何言大小別昔年邀我手山海之蝸穴肴来豆子熱碗陳東西列石川木奴破甘香罔吾雖飢不食言人益洪炉雪尚君明逆戒有懸非觧徂其相與如此吁以公之矣而抱負奇才不得大有為世皆惜之

安瑞順傳

安瑞順不知何許人居咸長乙卯歲憤乙巳群奸所

故疑放

爲與咒州人鄭倫徒步詣闕上疏直作誣罔之事尹
元衡濟嫉之論以庇護逆黨俱受極刑僞疏人孫泉
進士金應貞寧朔州上之初年取其疏以入命逆其
籍沒故應貞事伋于大臣大臣啓曰柵奸當国雖有
所採畏懼其威莫敢開口而瑞順等心知其死抗疏
敢論其忠憤激烈可貫日月新政所先莫急於此答
曰依啓爲之備三記傳曰近日盡公論觀於安瑞順
上疏則論乙巳謀反不寔之事濫誤之言大槩宋獜
壽林亨秀無辜被罪尹元衡之事得聞而論也果然
先王當初幼冲之時聞之叛逆而公論鬱抑之事則
安瑞順

畏於元衡暫無啓達之故不知公論而治罪也若以近年自悟之事可悔之事也瑞頎及倫还授籍沒之物金應貞放送事议大臣云云

鄭磏傳

鄭磏字士潔順朋之子號北窓豪雋有節義爲詩濟流推重及其父作奸之日至於泣諫不聽憂憊而死其妻亦屛死於窮村夫至親之間以常情言之則化有秩祿於當與共而見其父所爲不義發憤殞命其高風偉節千古欽仰而順朋爲人亦秩貪縱甘隨族滅之誅父子所爲如此尚何有於他人哉小人之

貪慾所在無所不至如是哉

尹興仁傳

尹興仁字榮仲坡州人官至刑曹正郎尹任長子安世亨女婿也緣坐丁未壁書再起坐死家財籍沒丁卯伸雪籍沒還給後贈參判

李承豪傳

李承豪字後卿定山人仁宗眼前使喚寵信承傳色仁廟末藉引前杖下殞沒丁卯申雪籍沒還給

諸子傳

良才驛壁書丁未士林再起直長柳希曾尹與礼柳

鄭礦 尹公 李承豪 諸子

希顏柳希孟柳希閔柳光纘延陽正浞金陽守泂亦
陽守翊等緣坐酷死籍沒入官丁卯五月籍沒还疏
事下該司李文湖金永室內需司別坐李壽十戊辰冬月初九日三公
啓曰乙巳年間被罪人家財籍沒文記同錄田畓誤
被籍沒还給事乙巳被罪人尚未復爵己卯年薦科
殿前試取名義其正不為不公而罷科旋復旋革还
復其科犴獄之有寃枉者令該司分卞後踈放答曰
如啓乙巳己酉被罪人則前日已盡伸雪今不可輕
改其中文記同錄田畓分卞还給可也初十日傳曰
詳見昨日三公啓辭請下教求言以通下情言雖不

中亦勿可罪乙巳己酉兩年間被罪之人家財籍沒
時或有文記同錄田畓連排而誤被籍沒冤呼者甚
且有身雖蒙宥而家財猶未還給之令該司分卞還
給乙巳年間被罪之人雖蒙伸雪尚未得蒙俞不無
冤痛己卯年薦擧科乃殿前試取名義甚正而一時
群小欲擴宿憤指爲不公而罷之其復旋復旋革亦
爲未便令者南袞削爵是非已定而此科猶未復正
亦爲未便請還給其科犴獄之間不無冤枉令該司
分卞書啓斟酌疏放且下書于八道監司如何上答
曰如啓但乙巳己酉被罪人則今不可更加伸雪云
諸子

傳是非可亂於一世而人心未可終誣公論可杜於
一時而天理未嘗泯滅是非之眩亂者必待後世而
定公論之杜絶者必待後世而行矣自昔以來凶兇
極惡竊據城社大肆殺戮之威箝制天下之口慮矣
之人陷於大惡竟遭不測之禍則精威所胸人皆畏
死雖不敢抗言於當行而至於後世是非得而公論
大行矣徃在乙巳年間国家無祿士林不幸凶兇乘
時手弄大綱潛挾私憾醸狀不測揑造無形目為逆
黨傾陷名流芟刈殆盡然而朝著之間公論猶存草
野之中清議不絶玆凶兇之輩恐露狐鬼之迹欲行網

打之計而群兇亂附貪功乐禍相屬告變其在丁未
之年鄭彥憼以邪毒之物希權奸志之逞鬼蜮之謀
自造驛壁之書取以上變拜肆豺狼之暴乙巳餘賢
并羅罪網駢首就戮禍亂之慘前所未聞逮己酉之
獄則始出於同氣相戕之謀終成於姦人乐禍之手
不下辭證鍛鍊成獄李芑誣罪之際彥憼從傍挑贊
必加四刻皆繩以極罪誅及親屬沒入家產兩年之
獄並只事出無據禍及慘酷無辜之士抱無窮之冤
於地下今至二十餘年之久而尚未雷伸雪天意人
心之齎結有甚始禍之日為無辜直大霈鳴恩是置
諸子

乙巳以下被罪人尹任等職牒還給籍沒還給丁未被罪金磻等職牒籍沒還給追罪人宋麟壽亦及盧守慎等亦為還給職牒已死人康惟善亦職牒還給事並只下義禁府

請罷偽勳疏 丁丑八月以十一日監察金澤製

伏以乙巳之罪人 仁廟之忠臣也乙巳之功臣 仁廟之叛賊也大尹小尹之說起於 中廟中年而釁隙大成於東宮失火之際其時李霖上疏彼推火根而小尹盛播霖之疏竟不得施柳灌柳仁淑亦指小尹曰胡不於政府撲殺此猿小尹之輩以此含蓄積

狠其陰謀秘計何所不至其復古矣以李芑爲改亟
以爲鷹犬而當時清議之士以爲不可遂相柳灌由
是憤怨日積疾視士流不啻如仇敵其信然磨牙謀
吞噬者曷嘗斯須咨哉迄至中廟捐篤仁廟繼陟太
阿之柄落其掌握則勢焰薰天觸碎犯焦扶其宿憾
恣行暴虐彼大尹之輩如枯木死灰方茂其惡相其
矛矣何能喘息於其間哉當初薄罪任權與仁淑唉
鄭順朋陳疏傅會無爲殺網打盡之計指疵爲袂本
漸加二柳與任之罪然求其說而未得詐造讒書投
諸闕庭謀動茶懿及陷天之惡不可忍言瑠以癡暗
羅勳疏

宗室見其門禍大起勢所難免唯知一身之禍而不
知圻雄以之爲帝闕遂逃遁山谷抓捋之輩始撫掌而
雀躍喜有圖功之地搜捕之風包山絡野嚴鍊大獄
推鞫之刑嚴加炮烙甚者仁廟在殯外族盡亦斬
伐之辭徹于穆寢睚眦有嫌背投一坑一時莫吳駢
首就斃婦戮之刑籍沒之殃慘不忍見朝野掩泣莫
敢誰何冤号之聲咸動天地當是之時黑眚屢現灾
孽畢具出丁未之水灾戊申之饑亘古今所無語及于
此未有不拜涙俱下者以此推之乙巳功臣有同赦
之冤而未申有可憐之勳若論功臣與罪人之是非

則乙巳之罪人盡心竭忠於仁廟者事明廟則其名正而其言順叛逆之言悉出群奸羅織構揑之口順明之言只曰不自安有形迹所謂不自安有形迹者不過畏其奸猜之計彰重足以立側目以視而已安有一毫叛逆之可疑哉乙巳之功臣亦罪於本無罪之人亦功於本無功之地仁廟在潛邸頭犯無將之典恭懿殿遭罔極潛投搆陷之書又謂仁廟未踰年之君不入文昭殿其反於仁廟如是則何能爲明廟之純臣哉是以元衡當世子擇嬪之時見忤仁順托以無嗣潛懷廢立之謀文定大漸之際使其妖妾轎入

罷勳疏

大内佯為問疾捜盡謗簡而出北本兇謀之書恐其
事洩而知是也都下人皆知而然則非特叛於仁廟
與恭懿殿也亦叛於仁順也明矣小有不愜覬覦懷履
立之意其猜恣無忌之状不勝道哉使明廟得一日
殺三大臣之名若此輩也是以明廟冲年未知其是
非而及至聖季高明然後罪人斯得雖在元舅之親
断以大義亦知乙巳罪人之冤伋〻收叙如恐不及
仁順灼知其意垂簾之初賛殿下釋見謗之人而奪
偽勲之爵以為殿下初政清明之一大義事一国之
人快若決雲天而覩白日顒仰聖德翹首太平者只

此一事而已罪人之子孫皆得収用僞勳之官爵皆
以追奪所未承者四人猶未復官僞券尚未得削人
心之憤鬱猶未殄也殿下承先王先后之後則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專在殿下而値遊爲近至於十
年之久者未知其意之所在也武王周公之達孝果
如是乎恭殿平生之冤未嘗須臾忘也一朝奄成覺
結之疾擬欲洩憤上告殿下下諭大臣其志悲矣而
殿下収議于大臣只復二柳不及任瑠者何耶其視
上殿之崇疾若是其熱愁而不至乎殿下明聖之
洞照其是非故乞取上裁者敢義於 殿下之意也
罷勳疏

殿下反謂與卿等議定不可改也此豈大臣之所望
於殿下者哉二柳既復其官則位猶有何罪二柳
既釋其罪則位勲復有何功二者之是非雖三尺童
子如見其肺肝然矣而況殿下之明且聖而曰不知
者何可當其時雖以刑戮成之一綿公論尚未泯滅
故順朋之父子兄弟竝罹禁戮李芑之叔姪相維元
衡之兄弟相賊百齡之兄不報其弟楚黃之負而至
於明亂之子臣諫其父若叟之非而致之死史臣之
直筆驛碍之朱書皆非緣僞勳而致之耶故順朋以
為是非不定須以刑戮懲之則李祖之無功任瑠之

無罪此亦可知衛杜之無功免如彼任猫之無罪又
如此則殿下之所謂不知者非真不知也特據此以
非公論也古有佐命開国而封功者有汗馬勤王而
封功者未聞搆陷良善而封功者也夫賞德酬功所
以勸忠也若以搆陷而可保其功則是勸人為悪也
豈帝王賞功罪罰之典式若數偽勲之罪於今日則
竹難盡罪海難流悪在廷之臣以當沐浴之請之劄
棺而斬之未足以小洩士林之憤而君子之流小人
寛故只請削偽勲之券而復任猫之爵此忠恕活人
之道也　殿下不克快從者有何所見而然耶物論
罷勲疏

譁然皆以爲禁臠之親亦忝勲籍近習之文先帝姪
皆祿保從之列 殿下以此摯尉而以任徧爲汗勲
之地是則謂 殿下亲於私 也王者無私府有此
欲爲彌爲蹤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可畏之甚者也亲
於私親偏於近習此 王當君之所爲豈以 殿下安
以未及親目見之致疑之留難也今者三司大臣血
誠籲天被三司大臣或有逮事先朝任徧之有罪無
罪勳券之爲是爲非身歷而目見之者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豈承 殿下之寵而有欲 殿下之理
乎宋臣程頤之言曰於義理有疑滌去旧見以成新

意伏願 殿下廓舍己之度 弗咈之量快從公論
脫然如沉痾之得沛然若決江河汝任佾之爵削僞
錄之勳一以慰上殿之意一以解輿情之憤寬氣自
消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也臣等不勝感激之至

罷僞勳諭 旨宣廟朝大提學洪聖民製

国家値不幸之運群兇肆毒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
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論予意於中外昭国是如日星
在辰巳之兩年慟勳華之繼陟玆人不逞祆心無斁尹
元衡以猰㺄之性稔梟獍之謀既憑肺腑之親兼據
城社之勢扶私憾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願所憚者

罷勳旨

儲宮未試賊害之術嫌成大小之說漸非朝夕之故
謂武夫之曰知乃喑然而傍伺當 仁庙在位之日
無間可乘及龍馭賓天之後惟意自恣明庙以介弟
入承統緒假正文定以母后權臨宗社是賴有血氣
者共戴一天為臣子者敢懷二心敢造言於無疑之
地窾矣逞其積憤之胷元兇對咆众奸媢趦芑與百
岭連為心腹磁及順爾互成羽翼託密旨以贊外朝屢
被臺臣之所遣妖妄以撼内庭潛成市虎之讒矣加
罪而難其名始倡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辞終
陥大無道重典柳濯柳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々咸

守正而不撓以易己而就戮猶亦曰辜任之延屬亡
命只是偷生詎望視死如飲被孽固非自作寃緣指
無有搆成狀穽文致大獄誘德應以免死俾誣其服
教毛猱以謊言遂以為訂譸張眩惑鍛錬羅織畏清
議之有發掩衆正而盡劉至於鳳城君之羅袱亦由
金明胤之誣捏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讒人罔極
慈母之所以見疑致惟誠之斯坼雖同氣而莫保在
有痛焉不忍者言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籍囊書
僞摸內庭之栲掠慘毒非惟肆誣於內殿寃是辜袱
於孝陵有擢髮難數之罪無一毫可記之功負制君
羅勳旨

父敢歃铜盘之血詬辱宗祊至勒铁卷之名雖謀詐
極其巧密而黨類自相矛盾許磁嘆鬼神之難誣仍
致投巨斧仁悔小人之不免竟被奪勳鄺礦爭其父
傾朋而因憂致疾元録諫其叔李邕逢怒坐謫敗露
之形難掩兇惡之稔末戩餘秋所及累歲愈酷神人
之交憤者極矣邦国之不亡幸耳然而白日中天雲
翳澌釋宝炷當空魑魅莫遁肆先王閑悟於未年痛
奸兇斬戮於衫脈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連坐之奴子
雷雨之澤未霑存沒予蕩之慟遍纏臣民予以助末
之資叩守艱大之業仰体皇考之志親承慈后之教

當丁卯之權提收用旧人逮庚午之廷淨畧採公論
李芑鄭順朋林百齡等奪其官爵柳灌柳仁淑等濫
其逆名丁未己酉兩年被罪之人復其官牒还其籍
沒一吐之心雖無盡革先朝之事未敢輕改顧輿情
之益激抑天道之必復矧東朝親經变故在當日伺
婦情狀迺於一疾之痛留命雪四人之寃枉乎於是
詢及大臣即命还柳灌柳仁淑职名惟任瑠事係重
大猶且持難蒙以国言未已众怒有甚於水火至侯
惟幾慰懷匪存於棻頒事亦其是天不容僞兹於十
一月二十八日命还給任瑠职牒章罷衛社功臣收其
罷勲旨

錄券亟達懿聽且答群情不吊序割未及須教案增
攉痛越茲布告放戲伸究討罪既終 先王之志開陸
承家永絶大小之禍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萬曆丁
丑十二月二十八日須教

福城君事迹

仁廟在東宮時以福城君嵋之事上疏于 中廟曰
伏以天顯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
之情自不容已雖或非常之変出於慮外而古之人
猶以恩掩之者也往者嵋之事臣年幼未能詳知其
首末然其狀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 朴氏嵋

也焉得以知之寧在遐裔亦云過矣厥後又與大獄
母子相連而死洪礪亦殞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
也聞其於兄弟間爲如何哉死者既以已矣哨之一
女矣在民間與庶人無異殷提之女亦何罪焉此又
痛下者也二翁至年少女子不預其事明矣屬籍已
絕亦思之至此不覺流涕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
於如此臣平生恒懷痛悼者也每輒有言曰身爲
天子弟爲匹夫可乎臣侍出東宮天寵極矣而
使二妹一侄尚班下賤及躬思之頗厚有忸怩仁人
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而已如臣者有

曰怨怒於兄弟而不待親愛爭至於逆亘之價飲食
之餘亦不待和樂且湛則惻然之念益切于中前此
悖違是意未蒙 允俞更違悖衷以瀆 聖聽伏願
垂憐焉伏瀆此疏情辭俱到非 上聖德之資曷能
及此其後中廟升遐 仁廟親製文以祭其文曰天
地覆載治物以生父母顧復子女以成一髮一膚皆
有所受凡有血氣其孰無是矧臣皆聖倍荷天賜自
孩及長養全且久生未使旬日違茲侍伶仃無護殆
未可遂雨露曲沾獲保殘喘叨侍青宮恩眷卓殊進
趍龍庭每接玉音揆分難堪倍殫葵誠方期罔褻永

享無疆何料一夕遽罹大殃未申辞於天何危之罔
極之痛摧肯薰觴日月荏苒因山已卜只憑几遥
亦將難覿天長地久悲慕即深幽明雖隔攸道此
心 薦菲薄庶幾俯歆

出裨官雜記

己酉五月寧越謫人李洪男將其弟洪胤不軌之狀
通簡于其妻兄元㢸变同婿鄭惟吉密啓拿惟論以
逆謀凌遲處斬籍沒家産妻子爲奴子告 宗廟頒
赦中外乃五月二日也傳旨之辞有曰賊臣洪胤胚
胎蛇虺之腹豢養梟獍之行潜結不逞之徒欲售犯
殺 李洪胤傳旨

上之謀乃與裴先仅李煇崔大观李茂丁壽假妖術
而卜相之吉凶指屢朝而黨宗社之抗擲陰署將
卒之名姓擬籍州郡之兵戈宜爲至親之吴以速天
討之加云云
康惟善李㬎李揆李宮丁崔順鶴洪峴洪崙過復
鵠水平崔洽崔大立崔大臨崔大受車獻之延百載
邁安喜遇安喜蓬裴友星李有成李逢成李補基
孫守恭李後丁池七同他億年安世章孫守廉延瑗
金象淳孫守俟茂私守彦成毛山守呈浪以辭連并
依洪澈等論傳旨之辭有曰惟善一時有名之人首

謀倡率至作約書惟善爲大將義淳彦成呈琅守倹
众賊同辭援引雖已杖斃可示正刑又曰謂国家運
襄謂王法可讐謂命可畐謂天可射謂寡躬幼沖可
除謂毛山宗室可立謂義淳世譚李輝之卜無虛謂
惟善大之大臨李㬅之業可籍兒哺白月連议成册
遂乃私鍛釼戟分造弓矢至無動經於列邑將以懸
布於王城謀之三年而益熾誘及諸郡而不告益其
供庭之辭人多觸上之說與聞或有武士首惡盡是
仗生夫何叛逆之徒屢出詩書之門云云
傳旨忠州逆賊寔繫有徒謀议規畫布置至於成册
己酉傳旨

固非一朝一夕而一鄉之人無一人先事上變專由人心宜須不知有君臣大義雖曰大邑所當專筆以快神人之憤姑降爲縣除忠州爲推新縣改忠清道清洪道

巳酉大獄亦出於逆人要功上變辭也中外大小人孰不洞知其冤枉而欲雪之哉

光平君金明胤段本以亮狡之資濟以奸慝之術陰邪陰譎反側無狀處心行事自少卑汚平生行己無一可稱乘時附勢猶恐不及欺世盜名猥側薦選之列及其罪也旋占行落又著佞冠更爲決科之計豈

有曾為玉堂之士而復作科舉之生者乎伐者已知
其發身之不正行檢之掃地是去乙竟通士路自以
得非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致位通顯尚不知足覬
勢低仰惟利是趨諂附李芑贊助尹元衡潛伺秘機
陰嗾祿勳遂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變巧搢無形
之言首陳處置之策使吾君幼冲之子無罪而就死
至於鄭彥慤大肆毒螫之日傳會無根之言貽害
一家之親況奉竟至杖斃創秋起獄正中姦人之計
使無辜士類駢首就戮卒致邦殄瘁其用心之兇慘
極矣比今不啻元衡得志威福在其掌握則狐媚其
罪金明胤傳者

有曾為玉堂之士而復作科舉之生者乎咸者已知
其發身之不正行險之掃地是去乙竟通士路自以
得牛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致位通顯尚不知足觀
勢低仰唯利是趨諂附李芑賛助尹元衡潛伺秘機
陰叅錄勳遂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變巧搯無形
之言首陳處置之策使吾君幼冲之子無罪而就死
至於鄭彥慤大肆毒螫之日傳會無根之言貽害
一家之親沈巻竟至杖斃創枉起獄正中姦人之計
使無辜士類駢首就戮卒致邦殄瘁其用心之兇慘
極矣比之不啻元衡得志威福在其掌握則狐媚其
罪金明胤傳旨

勢助煽虎煽焰陰謀邪议無不迎合而縱曳嫁禍指
伸貽害我国傃毒之状有不可形言及李檙當權背
旧從新奴顔父事图豁崇班摇尾乞附極逞醜態製
贈藍段之衣時人目爲权寿至有父少子老之诮檙
之出按閲西逅别西郊無异兒女未及還家歷見元
衜翩然献谄要結旧權及檙入来後與之合當面之
間忘羞詭随之態所可道也言之辱也且後婢膝於
泚通源之行昏夜往来蹤迹詭秘巷藏袱心承望風
旨因宰位極言内需之弊曲爲谄邪之議笑欲衜隋之
衜權奸造出與之結爲腹心启處辟勢相倚表裡爲

惡要行同狗彘謀甚鬼蜮權門結敗而爵位如旧時勢
変遷而富貴自若撿邪之謀愈老愈熟入侍席則力
詆申救之议媢嫉清流則陰助搁打之計猖然等禍楽禍
未已於心自古小人之為惡者不一而未有如此之
尤者經行之士入来告為臺諫之請非其情也窟穴
之人括敗逐造立廷之班畏其及也見先王昭雪寃
枉佯陳疏放之策利之所在無所不為傾陰反覆猜
忍使倭投間抵隙蹴新名場出没前却巧中極逞
傷善害直醸孽作慝摧沮士氣斲喪国脉濁亂
朝廷構禍邦家有萬悪俱備無一善可紀吮癰舐
痔金明亂傳旨

胥蠅營狗苟二十年來無非黨惡朋奸之日自始
至終都是亂政誤國之事是乃累代之逆賊非先
王之舊臣員如此罪惡而得保首領失刑甚矣原
情定罪雖非鳳城之事死有餘律在先生亦茲之
之日未及並論以至今日人心久憤公論日激今當
正始之日去奸之法尤所當嚴是玄等只罷其職爲
任如中保有宗階安享厚福巨奸大慝無所懲畏
而他日之禍將不可勝言是如爲尼削奪官爵事
下吏曹

出稗官雜記

尹元衡贈領敦寧之任之子也登科以進然而人物
之邪亮戚里之形勢如吏郎擬祥薦引之處動
輒阻礙 仁宗即祚以都承旨特拜工曹參判宋
大憲麟壽駁其不合至兩日不已竟至改差及得
志之後與三五同惡之人結為心腹盡將平生所惡
置之死域威權先陞四方賄賂輻輳其門宗中宗
宅多至十六奪人臧獲田土不可勝記一時生殺
予奪皆出其意又以其妾為夫人朝士之貪勢利
者與其妾子女為婚幸賴公議不泯至二十年乃辨
罪斥黜未幾死豈非宗社之靈默佑冥冥之手
元衡

出裨官雜記

傳旨卒領议政南袞段本以陰邪兇毒之資濟以文墨之枝其平生罪惡不可枚舉是冒嘗以承旨居喪聞人非议大臣即釋喪服入造遂起大獄其用心無狀已現於此及其致身宰列當中廟勵精求治之日知趙光祖等學聖賢之道抱濟世之才眷注特隆屢於經席啓請擢用以為市恩沽名之計為如手及其甘言媚態不為清议所容议事之際多被壓到遂懷賊害之念乃與沈貞等潛搆搆陷之謀夜著白衣詐稱南生員納刺於鄭光弼

家先猯知其詐驚起出視則稱有密旨而竟為先
猯所止又以麄末木子將軍紉走肖大夫艱之讖蜜
書於木葉盡食作字形若天成然虫之後必盡
指先祖得众心必不為人下以眩惑君心為如乎覌
其虺蜴之毒鬼蜮之狀狡猾詭秘人莫能測欲遂
桐打之計密結洪景舟潛通掖庭將不測之謀恐覺
出廟半夜開神武入對內庭肆呂毒頻勸武士欲於
其夜撲殺先祖等為如可幸賴先猯泣諫天威少霽
只命因繫竄流而從且羅織不已先祖金淨斉遵末
以次被戮其他善良之無士不橫罹或竄或死而欲
南袞

掩仇善首伏之迹則或稱病不出或陽爲救解之言
反髮凶臁無所不至終使一時善類盡陷於機穽之
中爲弥士林間有稍知向方之人疾之如仇讎必至
搆陷而後已以致国称斲表而無餘士氣摧折而不
振爲如乎其伏酷矣厥後權奸之斬刈士林者動以
己卯餘習籍口小學之書爲世大禁五十年來士行
墜地鄭巖道表至於尹元衡李芑之輩專事毒虐公
受賄賂貪風大肆不可回救国勢將至於亡之者推
其源流皆吝人啓之也至今有識之士莫不欲磔其
肉而寢其皮矣公論是非定於萬世是去等雖不幸一

時之顕戮豈能逃後世之鈇鉞哉近来非但玉堂抗
疏經筵累啓下問于朝廷上自大臣下至論思耳目
之官一〻陳列其罪極悪詢論僉同可謂不謀而同
矣匡氣首悪之人誅奸使於既死以示好悪之正而
快士林之憤是昆追奪官爵為只為下吏宏首柳經
遂極啓曰洮銓本以陰邪貪毒之人發身之後專以
謀利攘奪為事不齒於人類久矣幸因寅緣之勢濫
躋二品之列不思報效益肆其欲田庄臧獲無非横
奪他人之有部下四五大家極其侈巧而貨財充溢
其中至於外方多占膏腴之地聚為農庄招佃閑丁
南衣

華爲渕藪不特此也前爲全州府尹時托捕盗賊屠
滅一村之民没其田土掠爲己物又傾官儲買人奴
婢不知其數廣等官堰因爲己有多擇官婢文案章
末誘致良家之女抵爲奴妻及爲京營人中有物無
端輸送其家又因婚事百物公然責辦其餘蠹國病
民之事難以枚擧縱恣無忌之狀所不忍言如此之
人雖置重典亦不足惜豈可以諉諸已往之事而只
罷其職乎請命削奪官爵以革貪風
沈銓稟性陰邪加以貪毒曰緣乘勢濫躋二品國
恩罔極而無意圖報只肆其悪人有第宅百計

抑占或有良田公然勒奪多占膏腴之地聚為農莊招納良賤萃為閭藪前為全州府尹時盡傾官儲買人奴婢不知其數竭用民力廣築官堰因自取多擇官婢交案率未甚至托捕盜賊屠殲一村之氓沒其田土掠為己物其蠹国病民縱恣無忌之狀兼著於前日被罷之時如此之人雖治重治罔不足措剝奪之罪亦從輕典豈可遽為給牒使若貪之人無所懲惡或請收尹仁恕沈緇李儀沈銓並還收職牒之命事兩司合啓　答曰如啓沈鐳本以兇慝悖妄之人多行不義惟意所欲登科之初已有詐濫之術

沈銓

庸愚之称大播於筮仕之後貪婪從肆畧無忌憚至
於朝廷政事之間人物端論之際莫不干與甚至簡
通玄亮之傾陷士類之謀幾成不測之禍其為陰險
有不可言至於濁亂朝政之惡皆出於此人之縱臾
與情之憤久而益深請削奪官爵上從之
大護軍尹仁然段性本陰詐陰回之小人濟以奸猾
其平生用心行事極為無狀因緣內附邪謀百端乘
時附勢遂來權奸作為鷹犬流毒搢紳釀禍朝廷邪
家殄殲其為罪惡貫盈久矣至今尚保官爵物情尤
憤是如為昆削奪官爵以徵人臣黨奸肆毒之罪下

兵廿

府啓国家安危興衰係於君子小人進退故自古人

君莫不愼重於此不敢少忽盖重君子之進未必能

成国家之治而一小人之進亂亡輒至其機豈不大

可畏哉自先王末年大姦相繼罷黜朝廷清明及聖

上臨御餘孽之未服其辜者廓然遐去群善之流落

者拔茅彙進朝野寧静太平之期有日而不意今有

給牒叙用之命濫及於罪関国家之人使姦賊之輩

後生覬覦之心人情洶洶人莫不駭惋尹仁恕本以諂

邪陰回之小人濟之以狡猾其平生用心行事極為

尹仁恕

無狀逆來權奸作爲鷹犬流毒搢紳醜秩朝廷使邦
国殄瘁其爲罪惡極矣
虞侯李儀本以無賴悖戾之人居家行事有同狗彘
奪人軍切濫陞頂玉至於廷陵之時以奏使負進于
陵所偃然寢處御床略無忌憚其僭妄無狀極矣不
特此也又附李標謟媚奴事雖在宰相之人恃勢陵
轢無所不至其他罪惡難以枚舉如此之人若蒙恩
宥則不但無以懲惡奸黨窺望之路恐或因此漸開
而階後日長亂之秋也丁卯後長亂罪人九月二十
一日上於夕講特命李湜入侍問湜曰南秦玉堂

人多言其罪請追奪官爵但事在先朝追治似
難湜曰自上以事在先朝改正重難此意甚是
公論請奪其爵此言甚是上問曰卿所是之犹
為最是湜答曰南袞罪大並削奪官爵乃快於
士林宗仰以特進官入侍進曰臣己卯秋出身庚
辰年間為史官袞等構陷士林揚揚自得以為功
此等之流毒至乙巳而益深袞為首惡不可不削
奪官爵　上從之

李幟

潤鎮以居柳靜望先生後

孫寓呈式傳投國英傑李

春伯健封賸